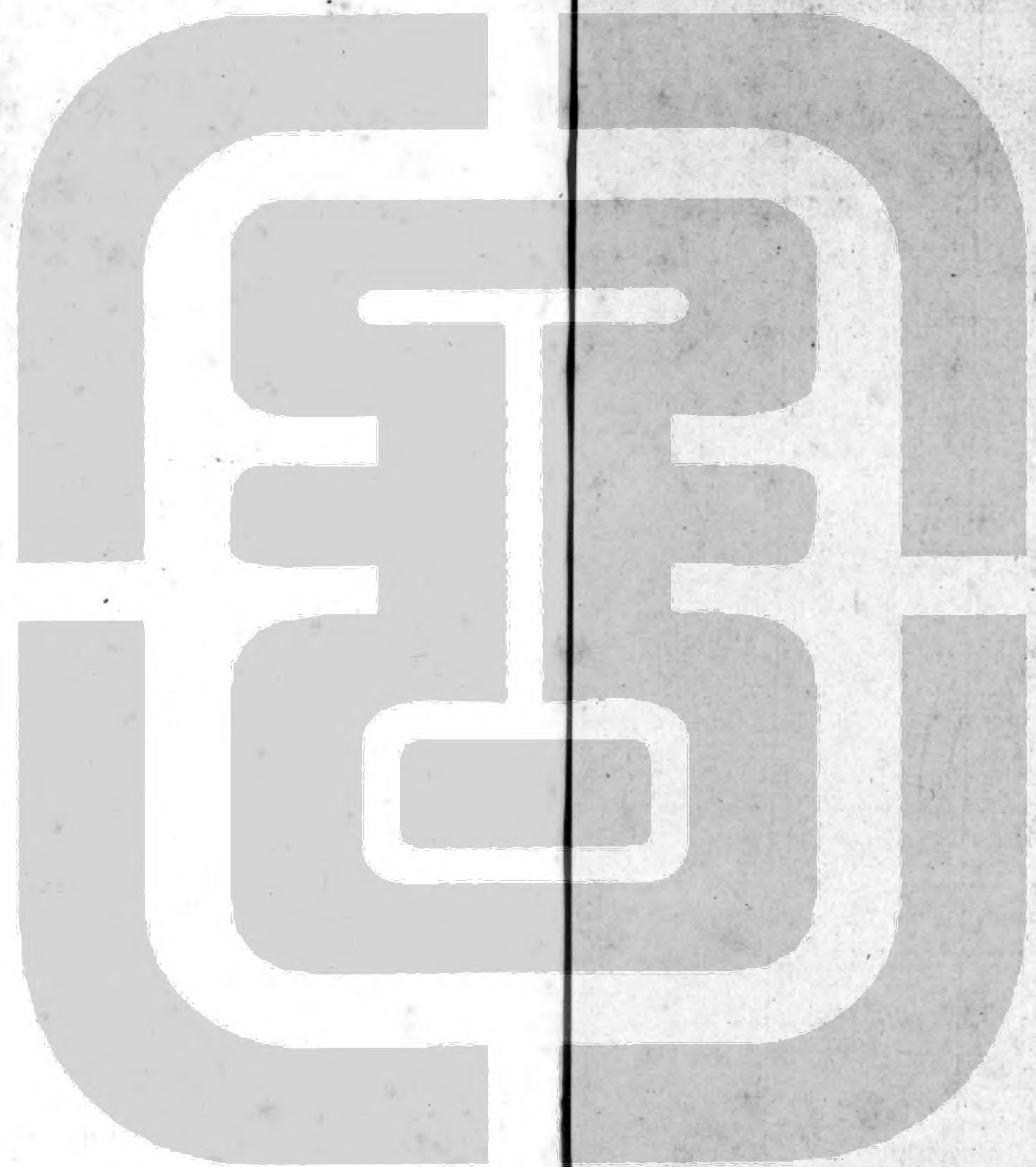


硃批諭旨

鄂爾泰奏摺二



皇

硃批鄂爾泰奏摺

之詞廷冬至節外

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荷蒙

鄂爾泰謹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自去冬以來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都中內外情形一切平靜卿好麼

同日又准與臣調率同各省文苑官員較較至畧奏為恭謝密瓜二箇與鼠與肉樹雞關東魚四隻恩聖恩事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聖家奴蒙恩賞給驛馬齋回四團請蘇州一酌請蘇一奠

硃批諭旨

鄂爾泰

鄂爾泰

二

鄂爾泰

欽賜臣貂冠一頂四團龍補服一領龍袍一襲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并蘋果文旦甜橙廣橙福橘

三箱哈密瓜二箇鹿尾鹿肉樹雞關東魚四隻湯

羊一隻到滇臣隨率同在省文武官員郊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啓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今歲更覺健旺皆

皇考在天之靈賜佑之所致冬至前後三天大雪盈尺朕

甚欣幸特諭以慰卿懷欽此及遍誦

硃批望臣最切勉臣甚至數復之餘不能仰視伏惟

聖祖之默佑實

皇天之照鑒而至誠之感通千里萬里有如響應若賢若

聖祖愚均被鈞陶此則

聖主之所獨契而凡具心性者之所知奮知愧而且感

慈愍且泣者也念臣身遭

異數無有倫比午夜捫心實慚不稱乃復邀

殊典賜龍補龍袍跪捧之下益深惶悚自顧何人敢當

茲非分謹什襲供奉并

硃批諭旨

鄂爾泰

御書各珍器永為傳家世寶俾子子孫孫共觀

寵光各思捐糜以補臣之不逮至於臣激切微忱瞻依

不應者寸心感頌之詞實不能著一語惟有凜遵

慈訓加意調攝乘時節養保此肉軀竭此血誠以仰副

慈父委任期望矜恤憐憫之至意更祈

聖躬少就暇豫勿過於勞實臣讀至又係燈下字墮淚

倍矣披覽等字氣咽涕垂無以自處此生此世實不能

下凡答報涓埃矣除繕疏奏

廷臣之面奏摺奏者甚繁心緒亦不靜不如燈下可得

如意大槩外來奏摺晚批者十居八九此摺亦係燈下

奏恭謝

所批朕從幼夜間精神更好非出勉強也朕再不忍欺  
聖恩伏乞  
卿可釋此念一些不必為朕憂心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報雨雪事竊以滇城氣候四時相近伏不言

暑臘不知寒三冬之雪尤不多得仰賴我

聖主軫念民依遠邇一視

躬耕祈穀報穡勸農以先天下達於海寓

仁孝誠敬

殊批諭旨

鄂爾泰

上天鑒之自郊畿之近訖萬里之遙無不丕應如響隨聲

今

京師大雪盈尺而滇中之雪亦前所希有冬至前後時氣甚正水能結冰自二十二二十三為始前後雪約可數寸城外較大各郡縣所報不一大槩得雪處多十二月初十日雪勢尤溥遍及滇黔是日臣正由威寧行八十里至黑石頭地方駐劄帳房次早布帷乍啓雪盈半尺詢之滇省亦復不減總計數月以來天氣雖多晴和而風雨惟時可稱調順正月二十三日春膏竟日田疇霑足現在蠶

豆已收麥苗盡茂不獨夏熟可望豐登即秋成亦應占大有謹附摺

奏仰紆

聖懷臣謹懇專為其茲此兩省又知州其狀而引使是奏一萬幾宜禁一新查懲與以莫成而苗而苗深慰朕遠念卿具此丹誠再無不感格

上蒼垂鑒新歲內創區去一新如市河料對之靈發來

聖祖慈佑之理都中今春雨雪亦邀數次浩蕩之

恩澤矣事竊刻辭賦快引管祇一附荷蒙

奏同日又

殊批諭旨

四

鄂爾泰

奏爲覆

奏事竊候補通判臣管旆一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條奏內除勾去一條或有可採擇之處發來卿看欽此臣謹據愚見備悉陳之

奏一漢姦宜禁一條查邊境逞兇莫如頑苗而頑苗望對肆惡專仗漢姦此兩省文武所共知而臣於長泰州寨一案已痛切言之盡法處之但苗之族類甚繁凡黔粵四川邊界所在皆有今安設營汛兵苗錯處之地雖不能禁漢民之不相往來而劫

殺之風自可少息其餘無營汛之寨專屬苗夷聚處原不應許漢民雜居多借貿易之名巧爲勾通之計自宜嚴行禁止立爲條約遍告漢夷夷民毋得容留漢民毋得擅入況保甲之法已行則鄉保頭人自應稽查地方隣佑自應首告使皆各有責成違者並坐而流官土司亦各定考成舊議以拏獲川販十五名准予紀錄一次夫川販漢姦潛匿兇寨非動官兵難以擒拏又各分巢穴并非聚集一處則以一時獲十五名此最難之事卽或前後合算能拏獲者或不止

十五名然多由外結並不報部故雖有鼓勵之典而踴躍效力之員甚少臣請嗣後凡有擒獲川販漢姦審明實有通同苗夷刦殺案件每擒獲一起卽詳加紀錄一次一切刦殺等事俱不得外結有能告首川販漢姦情實罪當者其應甚合情理加紀錄之官每獲一人賞出首人銀五兩但不得挾讐射利如虛反坐將不待三年而川販漢姦或可絕跡矣

一藥箭宜禁一條查兇苗所恃惟有兇器臣自親行長寨已將定廣各寨兇器查繳無餘仿行

甚合情理  
題來

通省自可漸及但查內地熟苗收繳頗易邊地生苗查繳甚難若盡收熟苗之器械必或轉受生苗之摧殘則外侮之來反無以抵禦是極又不可不慎今擬嚴定規條通行各屬一切兵器只許收藏在家以防盜賊凡白晝出門者概不許攜帶其有萬不得已事必欲夜行攜帶兵器者先通知鄉保頭人告以欲往某處攜帶何器何時回家鄉約給以圖書號票所過共幾塘汛則給以幾號票每一塘汛盤驗放行收票登簿每月終鄉保至塘汛查對凡有白晝擅帶兵器及夜行



無號票帶兵器者塘汛擒獲卽行稟報以盜賊  
論倘有不行稟報者卽一同治罪如此則兵器  
雖不收繳與收繳同但須文武各員奉行嚴明  
庶能有濟至於箭藥多自川粵來現已嚴示并  
密訪飭拏其拏白放黑之說臣自受事後卽行  
嚴禁犯者懲以重法今此風雖少減尙未能盡  
淨總俟兇惡土司土目盡情懲創一歸法度後  
則此患可絕若不治其本縱時加剪伐恐旋除  
旋長終非遠計也  
一倉貯宜穀一條臣查積貯之法穀原勝米然實

心任事存乎其人不但存七糶三可以長行卽  
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多糶俟秋成買補旣可推  
陳納新並可歲增餘息則倉廩日盈災荒無慮  
豈不更善然每見一經官糶則徒飽吏胥民不  
沾惠輕斗糶出重斗糶入官減價而民未受減  
價之利官買穀而民實受買穀之害此弊江浙  
爲甚雲貴亦然臣自蒞滇以來凡銀折印借民  
一欠勢壓等弊皆漸次禁止其有虧短各屬盡勒  
限完補踰限不完者卽指名

題叅今已各知警惕努力急公至於米應易穀雖經

是  
通行現在猶未能畫一應俟各倉清楚後少待  
秋成則一轉移間糧務可以就緒矣

一黔省鼓鑄一條臣查黔省地方地瘠民貧故分毫出入必須較量輕戩潮銀所在通行若換制錢必先加戩折色甚以為苦况兇苗雜錯見財即殺人往來行客尤未便帶錢故鼓鑄之議不果行至於黔省產銅原不止威寧一府即不須運雲南銅亦可以供鑄但開採礦廠動聚千萬人油米等項定須預籌若少不接濟則商無多息民累貴食一旦封閉而衆無所歸則結夥為

盜入寨為姦誠不可不慎也據臣愚見必先開墾田畝多積稻糧則油米價賤開採不難而銅便價賤聚集人眾亦當課既多錢本不重然後開局鼓鑄官私通行則

錢可當銀民自樂利庶幾可以行遠為現今計似猶未敢輕議也

一書辦擬批宜行禁止一條臣查書辦擬批原係錮習緣上下文移非吏不諳是否定例非吏不熟故官不親理固全憑乎吏官即親理亦半恃乎吏江浙固甚黔省亦未能盡除殊不知吏等辦事則識見原卑吏等見利則眼孔甚小但知

惟利是圖。則亦何事非弊。縱有精明之官。能自作主而蠹胥姦巧。窺官之意。指乘官之懈怠。援例揆情言之。確鑿鮮有不為所愚者。該通判不准書辦擬批之請。固亦清弊之一端。但官無識力。或少精勤。則內幕代勞之說。其弊實與書辦擬批等此。誠居官之大戒。尤宜痛懲者也。總之事無巨細。務宜親看查例。查案原應分任。或平或反。斷須自主。惟據理按律。竭力盡心。俾胥中不執一成見。自權度不至於大差。至於才具庸惰。原不能自辦。操守貪鄙。原不肯公辦者。其弊

是極通極總之有治人無治法  
又不止於衙書買缺家人賣票矣謹據愚見逐條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覆目王尚美等一

奏事竊貴州安籠鎮總兵官

頒發到臣捧誦

殊批諭旨

二

九

鄂爾泰

硃批此事如何應行與否所奏是與不是定議奏聞應具題作卿主意具題欽此臣按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一條細查舊案係貴州普安州捧鮮地方苗目阿九等與王尚義等歷年互爭至染烏舍壩犁魯礫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并貴州撫提鎮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卽何世基到任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因煙瘴該牧寄寓省城一歲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又復倥偬遂致任催罔應則愆期之咎多在粵省

今准部咨奉

旨令臣與何世基委大員會勘隨經委貴西道吳應龍前往并咨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報到日臣等再當會議竊思隣邊地方苗民雜處搶擄爲常劫奪不已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由外結此至當不易之論臣經將分別流出考成使各有專責不致互相推諉遲延不結之處繕摺具具具爲伏懇

奏業奉聖旨以貴州之界別共然

聖旨諭部議覆在案至於黔粵之交原有大江爲界祇

聖旨因犬牙相錯以致彼此紛爭今若劃江而理江以  
南屬之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然防守稽察  
皆易為力庶幾兩省之紛爭永絕又不獨完結目  
後有論

前案件也其貴州普安州屬黃草壩地方請添設  
文員一條臣查此地民苗雜處距州二百四十里  
止有安籠鎮分防之遊擊一員一切地方事務並  
無文員管理而武職又不敢違例干預今請添設  
文員事屬應行但黃草壩地僻民貧養廉無出若  
添設廳員無論庸鄙者不能相安即清介者亦難  
以自給據臣愚見或改歸安籠廳管轄則事簡原

可分理或於普安州增設州同一員移駐其地則  
上下公私猶易安置臣緣未經親履其地不敢冒  
昧定議已密委員將應分撥黃草壩所屬疆界田  
畝戶口人丁并與安籠廳道路遠近等項確細查  
報一俟覆到再當斟酌具

覽

題至於安籠鎮臣蔡成貴臣雖未見其人然訪問政  
聲操守清白辦事亦盡心雖不無過當處實係好  
官所稱調任通判金璜薄有才具堪備驅策然自  
知道了朕尚未見此人  
世故中學來根柢處却未能堅實也合併覆

聖奏伏乞 聖旨

硃批諭旨

十一

鄂爾泰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世对中學來歷未指聖實也合指選  
前卿奏泗城土府一事請朕密諭廣西預備之摺朕便  
錄與韓良輔諭令準備伊回奏許多識見淺鄙之間論  
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符或其間  
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伊奏欲親至滇省與卿面商朕  
已有旨命李紱同韓良輔前來卿等可將三省交界一  
切事宜講明齊心料理方於地方有益若事不畫一恐  
難措辦並有旨若有用兵處粵省撫提鎮命卿節制矣  
卿可悉心籌畫俟伊二人到來將此定界一事一併合

議具奏

同日又各五言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烏蒙

聖諭事竊烏蒙一事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旨趁再經摺不容少缺

奏自臣委遊擊張鶴與投誠土弁祿鼎坤前往烏蒙

旨革諭革職土府祿萬鍾赴審去後續據鈔呈祿萬鍾

奉有川督涇岳鍾琪印牌調烏蒙土兵五千名協

勦涼山效力贖罪求寬期赴審隨據威寧鎮總兵

臣孫士魁遊擊哈元生知府楊永斌稱有四川永

寧千總孟如林云奉川督臣印牌准調士兵效力贖罪是實竊按改流之事臣初意原欲緩圖緣岳鍾琪既將祿萬鍾等請

旨革職與臣會審復札致到臣謂將來抗不服拘囑爲  
奏運籌預定共圖厥成則係奉  
旨欽件又自不容少緩爲川省計惟有密檄營汛各路  
望備預防一面密咨會臣一面委員直至烏蒙摘印提  
奏審如或順來則按罪定擬倘行抗違則合兵擒剿  
國體所關名正言順似無庸再計臣愚兩月以來仰  
賴

聖主仁威招致祿鼎坤來歸宣慰夷衆渙散夷兵卽土  
府母子亦屢欲投獻事已垂成乃祿萬鍾忽接該  
總督撥兵印牌見無革職會審字樣而烏蒙主文  
劉建隆楊阿台等鎮雄范掌案紐紐巴等遂有革  
職並無明文提審亦無員到我們自屬四川等語  
臣料岳鍾琪此舉雖係掉虎離山欲先奪其巢穴  
以便改流之計殊不思祿萬鍾卽出界劉建隆楊  
阿台必不肯出界卽使劉建隆等一同出界遵調  
效力則旣許以贖罪勢難再行問罪若竟行寬免

旨會是特參革職請  
殊批諭旨  
鄂爾泰

旨會審之案難以了結如仍行究治則失信於夷人所關更大臣雖未准移知不敢不愈加慎重以謀萬全隨一面將辦理情形備細移知川省諸臣并切札飛遞一面密交總兵劉起元并各將弁俱限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各自營起程二十七日各駐劄所指汛地相機行事徑取土府臣隨自東川起程於本月二十九日回署示以緩勢以安夷心續據各員稟報自臣回署之後漢姦劉建隆楊阿台等每日計議整點夷兵潛窺內地且有鎮雄之范掌案紐紐巴等前往協助帶領二千餘人來攻魯甸

又有一千餘人圍繞後山欲殺歸滇之祿鼎坤以堅衆志時左協遊擊張鶴已駐魯甸隨分撥弁兵與祿鼎坤帶領土兵三千餘人由山坳往迎夷賊聞四山礮聲齊起知官兵已到衆始潰散總兵臣劉起元亦抵魯甸檄令遊擊張鶴及威寧遊擊哈元生知府楊永斌等一面整兵一面招撫直進烏蒙而烏蒙各寨頭目等沿途投誠者前後已三千餘戶相約剃頭者無算各爲宣揚

聖德播告  
天威給以安插告示賞以銀牌綉緞布疋羊酒等物



天風時權聲雷動賊等見大勢已去計無所施而烏蒙  
聖廟之劉建隆楊阿台鎮雄之范掌案紐紐巴等遂將  
萬鍾母子簇擁上馬并男婦數百名口馬匹財物  
盡行搬運而去又逼勒烏民相隨從行有行不數  
里或數十里逃回者甚衆是時遊擊張鶴哈元生  
知府楊永斌等既駐劄土府隨將烏蒙倉庫錢糧  
戶口什物等件眼同祿鼎坤逐一查勘只餘鎗礮  
弩弓等件並無多物當卽封固仍交看管而總兵  
劉起元亦於正月初二日帶兵抵烏隨分撥兵丁  
跟踪祿萬鍾等去路續據尋霑營守備朱廷貴并

祿鼎坤等行至戈奎河拏獲李三阿固二人手持  
漢夷兩書稱係鎮雄土府隴慶侯與祿萬鍾書內  
有雲貴卽有毒意岳公爺自爲作主我們自然來  
鹽井渡相會等語於是各將於老李渡鹽井渡米  
鐵女白迭大關聖等處分兵追擒據報獲有劉建  
隆妻女等共八人業交威寧府收禁臣看得烏蒙  
鎮雄互相朋比脣齒爲姦今烏蒙已遁土府一空  
土地人民盡皆內附勢如釜魚籠雀安所脫逃而  
鎮雄怙惡不悛土府隴慶侯年纔十五皆由范掌  
案紐紐巴等爲之主使又有胞叔隴聯星爲之養

姦臣於進兵烏蒙時卽令取道鎮雄以懾其膽又密令威寧鎮臣孫士魁知府楊永斌誘致聯星聯星自知服罪歸命軍前願求效力兩土府山川形勢俱能熟諳不獨爲鎮雄前導并願爲烏蒙先驅臣以鎮雄之有聯星亦猶烏蒙之有鼎坤姑令善爲羈縻鎮雄之勢又已分其大半復嚴飭各將并密致提臣楊天縱調撥健兵一同會剿俟慶侯擒獲則萬鍾愈孤卽奔命入川實自投羅網檄札纔行後於正月十四日接到岳鍾琪來札具言給牌之意原以烏蒙負凉山爲嶠故特差員假調兵爲

名借以踏勘其通凉山之路凉山平則後路絕不妨少待俟凉山事竣卽訂期並進先奪其巢穴等語十八日又接來咨已令遵義協副將張玉帶領官兵一千五百名前來聽候調遣川撫臣馬會伯聖主來札亦稱共調漢土兵三千名前來等語總俟川閬省官兵一到或授意誘擒或勒兵立勦維今之計須先制隴慶侯後及祿萬鍾以烏蒙已窮鎮雄未艾先難後易一舉兩得料此之說皆可計日成擒無煩計不少許

聖慮在臣與岳鍾琪凜遵和衷辦理務出萬全之計

明諭兩地一心原無同異緣岳鍾琪遠駐陝省難知虛實不得不少有遲迴臣以身經其地親見事機不敢不勉效神速總期寧謐邊方何分彼此疆界謹將現在情事據實奏聞伏乞官共一覽聖主睿鑒施行謹奏

所奏知道了祿萬鍾已投到川省岳鍾琪卽奏聞欲問罪正法改土歸流朕已批諭審明定案一面奏聞一面解送與卿明白雲貴未了案件後方可定擬連奏有二

摺待回繳時將朕批諭隨便發來卿可密觀便知朕辦事之道理矣此事在岳鍾琪畧務巧些彼意以涼山冕山之事不就烏蒙未能輕了見卿調撥神速似少有怪意但皆存爲國效力之心卽便爭功亦屬快事朕亦欣悅嘉之耳內外大臣但患不爭功也戲筆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等謹奏爲奏

聞事雍正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據者樂甸辦事遊擊楊國華報稱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據塘兵報稱鎮沅夷獮不知何故鼓譟突於正月十七日四更時

候聚衆數百人將衙門放火焚燒威遠同知劉洪度已被害防汛兵少不能彈壓乞發官兵星速前來免致猖獗等語又據附近文武各員報同前事臣隨一面移咨提臣郝玉麟一面飛調元江協副將張應宗新習營叅將曹登雲景蒙營叅將李登科各領官兵星速前往并照會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酌帶本標官兵親赴鎮沅確查起釁實情相機勦撫去後又據景蒙營叅將李登科稟稱據普威營分防把總何遇奇報稱正月二十三日據鎮沅各夷等訴稱鎮沅府地方自雍正四年六月改

土歸流百姓無不傾心悅服不意劉太爺家人踢打人民苛索銀兩今日要草料明日要柴薪終朝苦打每日謝銀三四五錢不等哀求纔罷故此我皇上們急了纔將衙門焚燒並無別念懇祈轉報賞行開大安撫等因卑職已發示曉諭再相機行事等語臣等查得鎮沅土府自改土歸流已經八月夷民帖服並無異議卽刀瀚親支兇惡頭目心懷不甘亦未露形跡至威遠徠黑一種從不耕種兼無房舍棲止專以打牲刦擄爲生現有命案檄令緝拏歲內已據劉洪度報明殺死徠黑一名拏獲五名於

鎮沅府監禁在案此案事由或有以激變或相約復仇俱未可定除俟文武委員確查起釁情由并

不法罪狀具報到日另疏

題報外合先繕摺差督標千總裴弘道漢仗平常人甚明白伊

自奏年已將滿若有可取具題留用若不及則已

文芳齋馳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 臣謹

奏

據理而論激復二種情由皆有朕前有旨著嚴苗猥黎夷之處分岳鍾琪奏摺內已兩次批諭改土歸流固係

美事然必委用得人

方保永安長治如謂兵威震懼之時視如禽獸任意凌

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關甚鉅等語矣觀此劉洪度

必有自取死之道但傷及許多兵民朕心深為惻然當

此振作之初必酌中料理疎而不漏方好全賴卿措置

得宜料卿自無過不及之慮也題到自有旨

烏蒙鎮雄一奏摺留中此事岳鍾琪少務巧些朕不甚

取此事俟題到自另有旨如川員畏難隱諱之處當移

知岳鍾琪不可回護哈元生前取仲苗赫赫有名今烏

蒙所效之力實出格外具疏時可一一申明若有副將

缺或叅將缺當引旨題用此番進取烏蒙官弁俱甚屬  
可嘉題到朕自加恩議敘祿鼎坤不料如此改面革心  
非但贖罪兼當論功可著實設法安插令出望外以勸  
將來事雖就緒善後務要得人卿詳細慎重籌畫可也  
聞楊國華人亦甚去得未知果否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逢

上聖慶覩殊祥事欽惟我

皇上

德參兩大

道合一清  
兼聰明睿知之能  
念念必欽

天法  
祖

綜激濁揚清之用  
事事皆主敬推誠  
惟其上下同流  
諸祥於焉畢致  
亦且神人交洽  
百物為之呈奇  
蓋

自聖不貲寶舉其專  
明劉益之外問  
以不數  
御極以來時聞嘉徵  
屢告日月合璧  
五星連珠  
早識

天心之協應  
著草叢生嘉禾  
九穗更知  
文苑王  
千平  
命貴  
地祇之效靈  
若夫黃河之水  
千年一清  
史冊所傳  
亙古罕

見者也。臣謹按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又按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又按王子年拾遺略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此皆論其理不能實舉其事。即隆盛之代間，或一見不過逾時。逾刻之頃，一州一邑之地，今閩邸鈔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為始。止自河南下迄淮徐河水澄清地，逾二千餘里。期歷二十餘日。自古迄今，曾未之前聞。臣在萬里之外，聞茲上瑞，懽忻之餘，倍切感激。蓋河源發自天上，見於崑崙之山，鍾於星宿之海，入於龍門積石之地，遍於雍冀豫兗徐

揚之間。其源流為最長，其支派為最盛。其性得中，故黃流浩瀚，其蓄至厚，故濁浪奔騰。而欲求其清，波澄澈，輝映千里，勢必不能惟我

皇上聖聖相承，知淵源之有本，謙謙益著，信德業之彌光，亦保亦臨，時凜

上蒼之鑒，致誠致懇，常懷

聖祖之憑，析理如日月，常懸無微不燭。鏡物似冰霜，四映何地，弗瑩。故瑞氣所覘，遂現澄清之象。而渣滓盡去，乃顯河伯之神。此皆

皇上本其誠孝之符，致此清明之驗。臣等遭逢

殊批諭旨

二

三

鄂爾泰

聖世邁遇

鴻庥思登畔岸而未能惟切冰淵以自礪顧復荷蒙  
聖主巍巍不與蕩蕩難名用錫福於臣工大沛  
恩於中外各加一級言嘉庶職之劬勩伏念  
九重實冀羣工之洗滌藉使黃河如帶惟期清白常存  
乃知

聖德同

天正是太空不有益信

福如川至同頌九如竊願臣效華封申歌三祝誦及  
河喬嶽欣聞百神之懷柔念維清緝熙仰紹

二祖之勲烈蓋誠無不動憂勤卽是嘉徵感而遂通儆惕  
長符瑞應矣臣爾泰無任踴躍懼忭之至除俟接  
准部文恭疏奏

賀外謹  
奏以

聞  
向來朕不深信史冊所載此事不料見於今日朕實惶  
愧而不敢當益凜敬畏之心發乎至誠惟與卿等竭力  
黽勉利益蒼生

社稷以答

殊批諭旨



上蒼之格外垂恩

聖祖皇考之賜佑耳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事雍正五年三月初一日臣齋摺家奴

蒙

恩賞給驛馬齋回

御賜臣松糕一匣茶糕一匣酥食一匣燻猪風羊肉一

簍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謹啓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自去冬以來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都

中內外情形一切平靜卿好麼欽此恭惟我

皇上聖敬日躋乾行不息本憂勤惕厲之思爲仁育義

正之治內外平靜遠邇攸同都中情形自可想見

慈父獨念萬幾就理

聖躬過勞萬里臣心時切微慮茲屢奉

硃批健旺安好實不勝懽忭此固上瑞所從來諸祥之

符驗也及遍誦

硃批臣不敢卒讀不能仰視惟有對

硃批諭旨

天指日矢此血誠以自免悖負感謝謙抑之詞亦並不能  
著一語更念臣自覲

天顏已逾一載回憶  
陛辭之日我

慈父眷顧矜憐時宛在心目俯首淚垂現今地方事務  
止鎮沅威遠尚未寧帖烏蒙鎮雄正須料理計遲  
皇土至四月俱可完畢此外田畝礦廠各件業已選委  
中分理彙報總核亦可無悞懇請

聖恩俯鑒愚悃准臣於八月末旬起程於十月中旬抵  
京俾得隨在廷諸臣慶祝

萬壽并面陳一切恭聆  
聖訓則依戀私忱得以稍申而封疆重寄亦知所自效  
矣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奏內荷蒙

今歲萬壽節朕不受禮地方事務雖少就緒正資料理  
卿之欲來見朕朕知發乎至誠非具套文之可比而朕  
亦實想卿凡諸外用大臣陛辭朕不忍別至於落淚者  
惟卿一人耳況我君臣年紀他日歡聚有日當權輕重

而爲之不必作兒女態可靜心治理地方今歲不必來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土府一案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摺  
奏內荷蒙

硃批爲此一事朕不能釋懷萬不料其如此完結實非  
聖人力朕惟以手加額心叩

蒼穹我矣

聖祖君父在天之靈賜佑耳此事豈不用張弓持矢所能  
萬了者國家祥瑞之事卿之奇功也朕之慶喜筆難書

諭又奉一營以資糧餉

硃批岳鍾琪已奏從滇料理爲便自然就近歸滇爲是  
題到有旨卿只管奉此旨籌畫料理欽此臣伏念烏

蒙鎮雄兩土府擾害邊疆爲患三省數千百年來

稔惡已久今仰賴聖日人等盡去邊鄙共土氣

聖天子大知大孝誠無不動感而遂通邀甲

蒼穹之鑒愜天不貽良幾

聖祖之靈使兩土府聞風授首漢土騰懽計滇黔進兵之

期在上年十月廿七日而得烏蒙土府在是

月二十九日祿萬鍾等之投州員在正月初七日

得鎮雄土府在正月十四日隴慶侯等之歸川營  
在正月十七日兩旬之內三酋同歸實非人力所  
能為臣何敢冒功所惜漢姦惡目人等惡貫已盈  
豈能免防風後至之誅故雖獻土歸印難贖前愆  
若不將兩地漢姦惡目人等盡法懲治并土府等  
移置內地絕其根株則雖改土歸流而餘風未殄  
終貽後患至於改流之後據臣愚見東川烏雄三  
府應總設一鎮以資控制東川現有一營鎮雄應  
備添設一營以資聲援烏蒙仍設知府一員魯甸地

方添設一縣鎮雄府應改設一州歸併烏蒙府屬  
其安鎮設營所需官兵糧餉臣現在籌畫抽減那  
湊亦所增無多統俟奉

旨到日一一詳議具疏

題請臣務當盡力料理俾得一勞永逸以仰紆

聖慮除將兩土府底定情由另疏報明外謹具奏

聞臣謹日又

奏

籌畫甚是妥協今滇黔數處改土歸流新定苗夷正資  
彈壓烏蒙鎮雄等處擴地甚廣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

費當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俟歸化日久一切如內地一般時再議減撤未爲不可當知朕意料理可也

同日又

奏爲覆

奏事竊四川永寧協副將張瑛三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係張瑛條奏之三摺朕觀此人愚俗蠢夫但向日聲名甚好亦不可以人廢言爾等現今整理烏蒙之事或有可採處發來卿看岳鍾琪亦照樣發去矣

有可採處取用若無用之論不必逐款回奏欽此臣

謹據愚見敬陳大畧

一各營盔甲宜亟補造一條臣查營伍器械除盔

甲外火鎗刀箭尤爲緊要旗幟帳房鑼鍋等項

皆當齊備邊方承平日久一切廢弛軍裝不整

誠如該將所慮但據稱餉乾旣不敢扣公費又

無贏餘欲請補造束手無策等語臣查標營公

費原可騰那倒斃馬價亦有餘剩若提鎮不受

禮節將弁不肆侵分補造軍裝無不足用如必

請動正項或又尋別項恐弊將百出後且難繼

況一切軍器原取堅銳並以壯觀近見所造盛  
甲鎗刀等件多不堪用有名無實將欲誰欺應

如該將所請

通諭不如朕隨便面諭於事得實益

一已歸流之土民宜從

國制一條據稱歸流百姓仍聽土目管轄席其椎髻  
裹氊之舊宜令剃頭改裝分設里長甲首令百  
姓輪流充當土目俱遷腹地等語臣自長寨之  
舊役凡各寨投誠前後剃頭者已數千人及烏蒙  
之役各土兵情願剃頭者又數千人率皆出自

一本心並非有所逼勒若強令遵依各不情願將  
惡猥兇苗與齊民無別轉恐為齊民害至於既  
經歸流則把日伙頭之名自應改為里長甲首  
但必將土目俱遷腹地令百姓輪管夷民恐兩  
不相習轉難寧帖臣愚以為撫夷之法須以漢  
化夷以夷治夷即如土官類多殘刻而夷民畏  
服並無異志者此正可以轉移之一機但使流  
官大破因循苟且之習力存委曲開導之意則  
積久漸入知尊知親生殺惟命而形跡名目之  
甚是一間俱無庸置議矣

一永寧烏蒙宜酌量歸併一條臣查貴州永寧縣  
係威寧府屬爲黔蜀交界之地兩省邊境所關  
當日設縣之意原以兩省聲息可通犬牙相制  
若以此縣歸川則直至畢節縣方有黔員勢必  
另立一縣與川接壤以清界限此不獨城池學  
校衙署倉庫皆須另建卽防汛亦須另增似不  
若仍舊之爲便也至於烏蒙土府亦不應歸併  
好

威寧臣恭候

聖旨無庸另議

一東川府宜及時振作以圖久遠一條查此條內

覽

應行諸件臣已於東川事宜摺內詳細陳  
奏統俟烏蒙鎮雄會勘之後再通計合算逐一確議  
分析條款具疏請

旨

一烏蒙阿底構怨土府萬鍾應留一摺臣看張瑛  
此奏嚴於阿底怨於烏蒙請寬祿萬鍾不及劉  
建隆等頗有私心未是公論前岳鍾琪委伊會  
審移咨到臣續准咨移復改委張玉送伊赴京

引

見料聞其議論知其無能爲也查前烏蒙土官曾搶阿

只憐聞底土官之女從此結讐互相劫掠威寧不能禁  
阿底川省亦不能制烏蒙所謂排解二字正所  
以驅之鬪耳臣前過威寧酌調阿底土兵時祿  
在中等踴躍爭趨相率剃頭改裝者甚衆今烏  
蒙既定誠恐在中等欲乘此復讐橫肆劫掠隨  
已通飭文武官員嚴行禁約諒皆遵依不敢妄  
動其歸流地方仍係土目收納提調之處自應  
改正但非止阿底一區亦須緩理其祿鼎坤係  
土府嫡派縱恣狡黠夷目憚畏實屬烏蒙渠魁  
欲謀土府亦屬實情臣悉此情節故先設法誘

致以賊拏賊而烏蒙遂不能支此人終不可留  
以貽後患臣意欲俟設官安營一切事定然後  
乘其有犯一併擒除諒同腐鼠亦必無所逃遁  
至於祿萬鍾童稚無知原不必律以重法而劉  
建隆主文三世一手把持惡目楊阿台白女迭  
等俱其黨羽一聽指使殘毒漢夷賄賂官司無  
所不至若不將土府安插內地將惡類案擬明  
刑卽改土歸流猶難善後該將乃請將祿萬鍾  
革職暫留俾仍約束土人是誰貽禍害川員姑  
息類多此意岳鍾琪自有定見決不爲所搖惑



也伏候

聖裁

一黎州等處猺蠻一摺臣查制伏猺蠻須用鷓鴣擒之法前於長寨案內業經條議請旨鎮臣趙儒如果能權宜自應任其調度免致掣肘以待成功至該將所稱先之以寬大禁約汛防官兵等不得希圖小利啓釁生隙庶猺蠻滋事無以藉口等語此實係邊省通弊治夷要務四省大吏皆當勤勤體察嚴飭屬員奉為樞機者也以上各條謹據愚見分析覆

原當如是者

奏伏乞

聖主睿鑒其松潘城池商茶二條臣不深知情形未便妄議合併聲明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旨事竊候補通判程廷偉合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摺所奏或於地方事宜有益否發來卿看酌用

硃批諭旨

欽此臣按積穀一條據稱瑞州府所屬高安上高  
新昌三縣地方編小民鮮蓋藏請於三邑常平倉  
外近水鄉村各設社倉於庫內支銀三千兩買穀  
存貯俟來歲夏初照時價每石減五分糶濟民食  
所糶穀價除歸原項外計得贏餘若干該縣造冊  
報府並布政司轉申巡撫咨部存案其贏餘之銀  
俟秋收添買穀石歲以爲常如此不數年而倉有  
餘穀庫無損帑倘行之果有裨益則凡產穀之處  
皆可通行不僅瑞州一府等語臣查此法行之江  
西等處米穀出產最廣水路四通客販甚衆庫原  
所論甚是

有餘帑農原有餘粟貴糶賤糶上下交濟用意本  
善事屬可行但奉行不善於地方無益若通行他  
省更有勢不能者臣愚以爲欲行此事在得其人  
在因其地在酌其時請敬陳大畧凡州縣官皆民  
父母現銀買米誰不樂從然官不親買必假於吏  
胥發銀之時層層剋減收米之時事事需索是民  
間之米賣之民間者恒得常價賣之官府者什僅  
得八九及夏初出糶官減五分吏胥不敢不減而  
重戕輕升百姓實不敢不依雖大張告示嚴切曉  
諭百姓亦唯有甘自隱忍敢於告吏胥者百無一

二本官方自以減價糶穀平斗便民殊不知百姓受累已多甚至串通客商盡賣向外省本地米價從此愈貴累民更甚此行之在得其人也各地產穀多寡不同水陸遠近亦異若或限以定額各支庫銀數千採買如常毋論如滇黔二省每州縣歲額多不及千百兩民間亦並無多穀難以照行卽就江西一省論恐亦難一例臣前任江蘇深悉此弊止可濟以權宜不可著爲例額此行之在因其地也至於時有豐歉歲無盡登今於夏初之間以所買之穀減價糶出據數報部秋成買補設歲本

不熟卽使價增於前亦復無穀可買而倉儲虧空恐干參罰自必報荒求寬至來歲買補部議不允則官實受累部議若允則端不可開均有未便卽

半收半歉之歲穀不能賤而官必欲買補甚至勒

朕親政此數年看來凡諸治道惟在得人實實有治人

賣而吏又狐假虎威四路搜括如同緝逋民間有

無治法

穀不敢不賣然而糶殮不繼勢且無以自給此行之在酌其時也得其人因其地酌其時庶幾有益不然卽存七糶三之例法良意美而或屬員朦混上司因循將名爲糶官米名爲買官米實爲不肖官吏掩飾虧空捏稱民欠之資此弊各省皆然雲

南尤甚。詎受事一年，已知備細，欲槩行糾參，則經革職亦無可完。詎以錢糧為重，又不敢不稍有顧慮，因嚴切開示，仍佯為不知，密囑司道等勒限清還。除調順寧府韓鍾業經此情，其餘幾百益題參外，現今完米者十有六七，以銀抵米，仍待買補者十有八九，俱限於閏三月內完抵。詎看此輩習染深重，終難振拔。擬於限滿日通參請辦，甚至傳旨一概解任，勒限完補。限內全完者酌量開復，逾限不完者革職治罪。庶於事有濟，亦於法無損。但雲南是俟人到酌量舉行。萬里銓官赴任，動須半載，臨時委署亦難得多人。

懇祈 聖恩於記名賢員內，府廳州縣預限奉缺，其至選命往十數員著詎按缺委署，分別是揀選發來。題補則既無曠官，自無廢事。又不止積穀一項可以

清除，可以調劑矣。又墾荒一條，據稱雲南麗江其地向為極邊夷郡，地土寒薄，耕種惟宜雜糧，而夷民所食亦惟雜糧。凡平曠之處，儘可廣種其沿江地方，如九河石鼓、巨甸塔城等處，其地稍暖，頗可種稻等語。詎惟墾荒之法，係民生第一要務，到處皆然，不獨麗江，卽以麗江論，亦不獨九河石鼓、巨

甸塔城等處臣查麗江各里可開墾者以阿那灣  
爲第一刺是壩爲第二吳烈里爲第三他如橋頭  
茨柯河西阿喜樹苗托丁南山等處皆可開墾但  
麼些等夷不諳耕種兼苦地寒臣已飭麗江府元  
展成現在招墾并教以作糞攪灰之法目今漸有  
頭緒卽推之他府他省荒田荒地所在皆有所以  
墾棄而不墾者總緣荒蕪田土非屬在邊隅卽並無  
命主水道有田者不肯遠種無力者不能自種且拋荒  
聖恩之地向原無業主一經開墾則羣起相爭甚至夥  
衆搶割結訟不休而地方官又並無條例可以約

聖恩東可以鼓舞此荒田甚多而墾荒者甚少也在滇  
黔二省曠土尤多如黔之威寧地土較寒不種稻  
穀卽雜糧亦少臣經歷其地查勘城南有海子地  
聖恩方若疏濬河道可開田數萬畝計費不過三千兩  
卿等急公爲地方捐助雖是然非長計況力量亦有限  
或應動正項或卽將卿等所議題明如何鼓勵捐助方  
可再捐二千兩便可足用因威寧知府楊永斌現  
在軍前協辦糧務尚未就理俟河工告竣亦用石

灰暖土竟令種稻以視雜糧更爲得濟如滇之東  
川田疇尤屬平行有蔓河者海二處尤爲沃壤臣  
已捐發三千兩先買水牛一百頭蓋房六百間招

民開墾酌給牛種房屋復給以現銀為半年食米之費其自外州縣來者又給以盤費為搬運行李之資現今招集已有四百餘戶續准管撫督臣楊名時亦捐三千兩司道以下各願捐輸約計共有萬金二處開墾已可足用但兩省地廣力不能遍及若止出示招墾恐無力者終難應募臣擬懇祈甚好具題來聖恩略示鼓勵酌開捐款庶邊地漸少荒田窮民皆有薄產羣知力田之榮各為治生之計滇黔兩省永沐皇恩

聖澤於無既矣除墾荒一件臣當再加詳議會疏

題請去件之人因稟請與元稟革士孫氏謝苑舍好題到有旨

救部議覆外謹緣覆

奏一併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懇宗祫營祭

覽奏詳查案牘

同日又

奏為報明夷獠橫逆遣發官兵擒獲情形事竊照鎮

沅夷賊勾通威遠獠黑於本年正月十七日夜放

火焚燒衙署殺官劫課縱囚作亂臣據附近地方

文武官稟報卽與提督臣郝玉麟各調遣官兵前往剿擒并查起事情由去後一面檄行糧道撥運附近倉米以濟軍食一面與管撫事督臣楊名時聯銜

奏報在案據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元江協副將張應宗新嶧營參將曹登雲普威營參將邱名揚景蒙營參將李登科臣標陞任遊擊楊國華元江府知府遲維璽等陸續呈報帶領官兵土練前往鎮沅賊人分佈把住要隘意在拒敵據新府住民并差去打探之人回稟係鎮沅參革土府刀瀚族舍

目把衙蠹人等或稱署府劉洪度編糧苛刻或稱洪度家人勒索銀錢威逼寨民致姦民同謀不軌其爲首者係刀西明等糾合猓黑共千餘人放火劫殺等語當卽揭示各村寨許附和夷民將主謀造意之人擒拏首報准免其罪並遣撥弁兵將威遠普洱者樂一帶凡通鎮沅隘口嚴加堵截毋令越界免脫屢次招諭投誠乃各賊自知謀叛已成又勾引隣境脅令同謀而威遠頭人刀國相等不肯從逆回書拒絕到營出首各賊益加猖獗巡至營盤山後見林中箐下有賊四五百人各帶器械

在彼埋伏卽發弁兵前往邀堵賊竟鳴角放礮吶  
喊來迎我兵放鎗打死賊黨三人賊衆始退拏獲  
逆目袁正綱等把總洪朝望等行至優里山有賊  
千餘人拒敵及被兵截散當晚復來劫營活拏叛  
賊余老二供同夥夷人有五百窩泥有四百猓黑  
有三百大頭猓獾有二百擺夷有四百領頭是土  
官的老兄弟刀應才圈獾的周猓獾黃莊的張把  
司我們山背後的猓獾原說到鎮沅再齊些人還  
要打者樂出景東去等語各將查訪旣確議以元  
江協副將張應宗帶領官兵由他郎界牌中路直

衝其前新嶧營官兵由哀牢者樂橫搗其左景蒙  
營官兵出景谷至抱母徑斷其後普威營官兵於  
威遠各井分禦其右訂期於二月十四日會同進  
兵直抵舊府衆賊各皆逃散惟革職土府刀瀚之  
子刀輔宸帶領夷目刀沛等十數人迎接隨入土  
府十五日據刀沛等帶領刀西明刀西進齎部頒  
府印一顆來行營投獻提標遊擊曹士貴帶領兵  
勇往禦猛統圈帖要隘路獲匪人搜出王吏目鈐  
記一顆關防一顆隨將府印交署鎮沅府事師宗  
州知州章元佐赴任受事將要犯刀西侯等各設



法拏獲有頭人刀波幸陶小保自首獻出鹽課銀  
二封起出賊人皮甲二身皮盔等項官兵烏鎗宗  
桿鹽課銀七十兩賊人收銀簿一本分出刀鎗單  
一紙把監議單一紙查閱賊簿所搶鹽課共重一  
百三十五斤刮去發散各賊數目開載甚明又按  
簿搜追於二十九日差把總吳起鵬等拏獲尸猛  
寨夥賊陶小五等共搜出課銀八百五十七兩四  
錢左插刀九把盔甲器械鹽課帳簿俱交署府收  
貯鹽井大使沈夫倫王廷伯等各皆回井查點鹽  
斤漸次搜獲俟另冊清報先後投誠各夷民俱各

安插在逃各賊現在分兵追捕等情各到臣查  
雲南魯魁山接壤哀牢向住各種猺賊招出楊方  
普李四姓賊目授以土職安插於元江新平地方  
管轄猺夷日久弊生其子弟宗族倚土職之勢壓  
制猺夷反爲討保頭錢之樁主各占地方搶殺相  
尋官兵進剿遁入威遠土州及普洱等處莫能追  
皇上捕先經前督趙高其倬拏獲索保之馬德卽行處  
死至雍正元年猺賊大頭目方景明普有才等率  
衆作亂當經發兵剿擒處決發落尚有普有才脫  
逃未獲附和之猺夷亦未盡剿滅雖設立普威營

官兵控制又將威遠土州改土歸流而夷性狡悍野賊之患仍未能消弭臣於上年二月到任後體察夷情檢閱舊案隨經宣布皇上德威再四推誠開導不意野賊白得愍不畏死猶敢糾衆行劫楊文魁等家并殺死開廠者八人俱經報叅疎防職名在案臣密令新平文武調遣兵練查拏白得等先則逃避深山繼則執械拒捕致被兵練放鎗打倒梟取首級拏獲窩主李毓芳并白得之夥盜現禁省城審招臣赴黔之後又兩次據報威遠猥賊放火殺人是以前臣又令署鎮沅府

事威遠同知劉洪度查拏已獲猥黑五名又殺死一名故猥黑之銜恨洪度者由此也又按板抱母二井從前爲野賊及土官土棍所踞不但無分釐歸公兼之野賊騷擾商販不前嗣經前督臣高其倬驅逐整頓商販疏通一年出鹽四百餘萬斤獲息二萬餘兩以充兵餉普洱一帶又報出土井數處向亦野賊阻撓擅自取利繼被清查歸公劉洪度補授威遠同知剔釐鹽弊嚴禁土棍把持需索故土目人等又不無銜怨至於鎮沅一府前未設有流官土府刁瀚恃職肆橫凌虐夷民濫行科派

擅責井兵奪有夫之婦占期親之妹種種不法所以臣密委楊國華同劉洪度拏解赴省特疏糾叅請旨革職發審卽委劉洪度往署府事改土歸流洪度查田編賦或立法過嚴而刀瀚之族舍土目冀圖報復遂借此惑衆威逼寨民勾結猓黑公然蠢動今雖倡亂要犯已獲者共五十人未獲者止刀如珍陶正紀等數人招回夷民已三千餘戶但臨元鎮轄一帶地方各種猓賊不法已久若不趁此擒剿除暴安良邊境終難寧帖臣現在嚴檄各領兵官

務搗巢穴以盡根株毋得仍存姑息更貽後患現獲各犯與續獲者令解赴省聽誶與管撫事督臣楊名時親加審訊如係主謀巨惡卽行正法逼脅附從者分別發落安插除現另疏報明其一切善後事宜并調遣過官兵用過糧餉以及被賊傷死而爲兵丁數目俟查議會

題造冊送部外所有夷猓橫逆遣發官兵擒獲情形合先摺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聖奏

此一事未免當日料理不曾徹底之所致朕前諭凡改流之處更當留意者正恐有此等復作之虞今經此一事乃轉禍為祥便地方微員亦自知檢束孰肯捨性命而為非也今既就緒朕轉喜此事之發露也但傷如許人命未免惻然於懷然亦其自取無奈之舉也題到有旨

十三日巳刻臣繕摺畢正在封固拜齋間適提標遊擊曹士貴楚雄鎮標守備施善元稟到據稱本月初四日在平寨地方拏獲賊首刀如珍並妻女

恩新男婦共九口已解赴臨元總兵官孫弘本行營查關明刀如珍與葉在臯刀西明刀廷貴等俱係首惡中聯用之首惡業俱經拏獲餘賊諒無所逃遁合併奏聞臣謹再

恩奏

首惡盡獲可快之事當審明嚴懲者

關中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五日臣家奴蒙

硃批諭旨

聖

鄂爾泰

恩賞給驛馬齋回藥五正半開三日五日  
御賜臣火鑱包一箇茶糕二匣松糕二匣瓜果乾一匣  
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五正半開三日二十六日雲貴總督鄂爾泰  
恩祇領訖至本月十九日臣齋摺千總裴弘道蒙

恩召見賞給驛馬銀兩齋回

賜臣齋再

御用寶硯一盒隨復郊迎至署望

闕叩頭謝與葉亦阜以西門外我貴善身糾首惡中  
恩祇領外細詢該弁備悉謝天縣兵官將原本營查

聖躬和暢精神倍常懼忤之餘彌深瞻切敬諷前後  
殊批恍如身侍

聖殿庭跪聆

覽卿奏謝知道了  
慈訓時也前閱邸鈔知長寨仲苗一案欽奉

聖旨著將臣等從優議敘念臣職任封疆責在寧謐但  
地方有事即臣罪無辭蠢茲仲苗既不能弭患於  
未萌復不能懲兇於既變勞師費餉需日就擒此  
復何功應邀議敘若竟冒膺

殊恩何以風示羣屬緣未准部文行知不敢具本謹抒  
賞罰二字非朕私者亦非卿等可得冒膺者題到朕  
下情先懇

慈鑒再接家信知臣胞弟鄂禮於三月十四日以理藩

鄂禮前朕未審其人差誤降調時朕亦忘記名字昨補

用時見其人甚可取卿之祖父必有積德處若無可取

或蹈愆尤朕再無因卿之親戚而瞻顧姑容也一門受

上諭著吏部以戶刑兩部郎中缺出補用念臣一門受

恩至渥至厚想如何圖報即是浮念惟有各矢初心各

加意教導他卿這弟何如朕觀似在鄂爾奇之上勤職事以自免悖負已耳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聖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據實陳明仰祈

聖鑒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五日齋到臣

和奏烏蒙一摺欽奉

硃批所奏知道了祿萬鍾已投到川省岳鍾琪即奏聞

欲問罪正法改土歸流朕已批諭審明定案一面奏

聞一面解送與卿明白雲貴未了案件後方可定擬

連奏有二摺待回繳時將朕批諭隨便發來卿可密

觀便知朕辦事之道理矣此事在岳鍾琪畧務巧些

硃批諭旨

彼意以涼山冕山之事不就烏蒙未能輕了見卿調撥神速似少有怪意但皆存爲國效力之心即便爭功亦屬快事朕亦欣悅嘉之耳內外大臣但患不爭功也戲筆欽此又於本月十九日齎到臣案一面奏新奏摺內烏蒙鎮雄一摺復欽奉  
硃批烏蒙鎮雄一奏摺留中此事岳鍾琪少務巧些朕不甚取此事俟題到自另有旨如川員畏難隱諱之處當移知岳鍾琪不可回護哈元生前取仲苗赫赫有名今烏蒙所效之力實出格外具疏時可一一申明若有副將缺或叅將缺當引旨題用此番進取烏

蒙官弁俱甚屬可嘉題到朕自加恩議敘祿鼎坤不料如此改面革心非但贖罪兼當論功可著實設法安插令出望外以勸將來事雖就緒善後務要得人卿詳細慎重籌畫可也聞楊國華人亦甚去得未知果否欽此臣跪誦之下仰見我

聖主用人辦事順應曲成執中行權一歸時措讀至即便爭功亦欣悅嘉之句不勝感切讀至內外大臣但患不爭功句不禁汗下及讀至戲筆二字不禁心折神悚繼以起舞實不能窺測

高深若正爲臣更進一解也竊兩土府之役岳鍾琪難

總之天下之理一公則無事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  
不是於烏蒙鎮雄未暇及慎重緩圖是其本意臣以預  
籌數月親見情形不敢坐失事機遂爾進取雖事

迴不侔然心應無二而岳鍾琪初聞祿鼎坤業已  
歸滇祿萬鍾母子又將投獻惑於浮言遂有調兵  
贖罪之牌檄既而烏蒙已獲鎮雄隨破雲貴官兵

分駐土府出示安民大局粗定而川員猶斂息潛  
踪坐觀成敗迨至白女迭等擁兵拒敵哈元生等

連攻險關直搗巢穴軍前文武皆知兩土府奔川  
的信而張玉王剛等始進駐鎮雄龍有印等始請  
此事岳鍾琪亦為之代辯然朕已了了胸中矣  
守大關臣經將川員情狀備細移知岳鍾琪亦以

為不可解已經申飭見覆前聞岳鍾琪將親至敘  
府臣即飛札郵遞謂何日抵敘祈即示知當親赴

岳鍾琪或錯解朕文咨往來將必有一兩不便之旨因  
有可覆徑回成都凡此舉動多有隔礙其餘瑣屑不

敢瀆陳但念兩府既定現議改流善後之謀所關  
只管自己獨任料理卿等皆朕倚任之人會商獨辦皆  
甚巨實有不敢瞻顧不容緘默者臣前委總兵官

劉起元永昌道賈擴基會審各案早已抵永寧茲

據呈稟川省仍委副將張瑛同李世倬會審據張  
瑛面言止審叅案六件餘俱不必根究將來以鎮

雄屬川烏蒙屬滇烏蒙所屬之大關聖一帶仍割



歸川省岳公亦是此意爭奈朕非此意何等語臣前接岳鍾琪來札原主此議竊查烏鎮兩府唇齒相依鎮雄漢多夷少田地成熟民能活計烏蒙所屬止大關聖等處夷知耕種猶易約束獨土府附近地方從不務農惟以劫擄為事所需鹽米皆取資於鎮雄及大關聖等處今若將兩府各屬又將一府中分將來呼應不靈最難調劑又不如仍歸川省畫一料理之為便業經切囑委員秉公審議并將此意札復岳鍾琪煩妥酌覆知臣務當詳細慎重斷不敢少有將就也至於臣身受

殊恩無有倫比服膺惟誠惟敬之旨時凜云生率師剿匪

上

蒼鑒察四字凡於封疆要務惟知一遵訓示竭力盡心能與不能俱不遑計不但無功不但

敢爭功即或存一立功之心已足負我

慈父天良難昧人事何尤岳鍾琪在伊亦未必怪臣固應自愧

愧卿只可盡卿之心岳鍾琪只可盡伊之心少存私意

者不能逃朕之覺照卿之赤忠奏外謹將始末大要據實陳明伏乞

蒼自然洞鑒而卿誠之一字實內外大臣所難能者勉

上

聖主睿鑒謹奏

殊批諭旨

鄂爾泰

覽奏

聖主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烏蒙之役臣前赴黔省密調官兵見威寧鎮  
蘇文標中軍遊擊哈元生人材雄壯技藝純熟詢以軍  
機頗具膽畧臣將赴東川遂委令總統進取烏蒙  
指示并給以馬匹紬緞以示鼓勵哈元生以舍副將參  
將獨奉委用奮激異常及至路過險隘賊衆拒敵  
哈元生率領候補守備熊權等身冒矢石連破險  
關恩關羣兇喪膽兩府潛奔此番效力實屬首功荷蒙

硃諭若有副將缺或參將缺當引旨題用仰見

聖主獎勵軍官之至意臣敬當凜遵查貴州定廣協副  
賞副將員缺緊要非材不稱雲南尋霑營參將蘇大有  
天贍隨總兵張耀祖久駐軍前甫經回汛臣看得漢仗  
精悍辦事直爽論勦論撫頗識機宜兩省參將無  
出其右者懇請

甚好  
聖恩將蘇大有陞補定廣協副將其尋霑營參將員缺

旨以哈元生陞補俾臣得就近開導進以詳慎將

來大可成就至於前取仲苗首當論功者係貴陽

營遊擊官祿臣業經保

硃批諭旨

二

吳

鄂爾泰

題請補長寨營參將土目祿鼎坤現雖改面終難革  
祿鼎坤如不能革心伊母子或仍安插烏蒙或調內地  
加以殊恩但既經誘致應且羈縻臣擬於事定後請貴  
旨加賜官銜厚給田土令出望外將伊母子仍安插烏  
聖恩蒙著伊在臣標行走漸次化導以勉將來至於齎  
摺千總裴弘道雖漢仗平常弓馬僅可然人甚明  
白差使勤謹守備猶堪供職且以邊省末弁得覲  
天顏更蒙賞賜即伊福分俟年滿咨部時臣當遵  
旨題請留用合併聲明謹具覆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

聖主睿鑒施行

臣謹具疏意奏請旨未奉命一思以主洵關其難善哉  
聞并具疏意奏請旨未奉命一思以主洵關其難善哉  
題報在案今於閏三月十九日齋摺千總回滇敬啟

疏摺扣荷蒙熱心委用得人下合惟愚小月百趨爾  
殊批據理而論激復三種情由皆有朕前有旨著嚴苗

殊批諭旨

鄂爾泰

鄂爾泰

初裸黎夷之處分岳鍾琪奏摺內已兩次批諭改土歸  
流固係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令野愚小民有避溺  
投火之想方保永安長治如謂兵威震懼之時視如  
禽獸任意凌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關甚鉅等語  
矣觀此劉洪度必有自取死之道但傷及許多兵民  
朕心深爲惻然當此振作之初必酌中料理疎而不  
漏方好全賴卿措置得宜料卿自無過不及之慮也  
題到自有旨欽此臣跪諷再四仰見我

聖主明並日月無遠不燭無微不照嚴處分則事後知  
警慎改流則幾先預籌委用得人乃圖治之本計

免思故主實撫夷之要機不令避溺投火此仁暴  
所由分期於疎而不漏則知仁之兼用本惻然之  
心布振作之化措置得宜無過不及歸於盡中大  
哉

王言非大智時中孰能幾此臣雖至愚敢不銘心鏤骨  
字字身體伏查邊方夷獠刳殺爲生縱則嘯聚擒  
則遁藏本無能爲實不易治而大小文武官弁或

瞻顧考成或託言寬大弱者不能制強者啖之闔  
者不能撫明者棄之故每殺人刳寨匿不報聞或  
誘致二三人捏報了事以致漢姦土霸從中唆使

謂官軍伎倆如此莫可誰何事變不過招安事定  
依然安插益肆猖狂明相勾結此頑梗之來由也  
臨安鎮屬之鎮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等處  
裸黑苦葱擺夷窩泥大頭裸羅之類夷種不一出  
沒哀牢魯魁之間為害地方尤非一日雖經高其  
倬楊天縱等大加懲治較前稍戢然而招出楊方  
普李四賊授以土職計圖以賊制賊殊不知始猶  
潛踪外地近則流布內境諸兇之餘孽未盡四姓  
之黨羽日蕃既不能禁其來復誰能驅之去且威  
遠土州刀光煥等既經改流反居省會夷人情戀

善後事宜原未詳慎朕前已曾切諭及至高其倬李衛  
來皆言措置妥當所以朕未諭卿到任未辦之區何從  
料理無暇每念及此輒中夜坐起竊有殷憂故情可從  
此一事寬不妨給還原土事應執法必須流徙他方臣擬  
好官於審結土司各案後具疏則但可惜劉洪度一員  
加恩題請將刀光煥高德厚刀瀚安於蕃等及從前監禁  
各土目等盡遷置內省除雲貴川粵湖南五省外  
餘省皆可安插此地方之情勢也劉洪度本任威  
遠署事鎮沅努力急公頗稱廉幹緣野賊裸黑殺  
劫一案劉洪度親率兵練四處擒捕已獲五人又  
因鎮沅土目土役舊有百餘人皆白占夷民田地

既令納課復令上租劉洪度欲撤還夷民各令輸賦土目等屢求不允從此銜恨及至歲底見劉洪度由威遠解鹽課回署欲於開印後解交司庫隨捏造浮言煽惑夷衆謂知府要將民田盡數入官有願領種者每一石種田先交價銀二十四兩定限於開印日完納當堂親收違者重處由是勾通衙役結連裸賊遂於正月十七日夜劉洪度被害若如此情理皆屬可憫可惜但據事而言未免忠而欠謀既如此密加查訪並無激變情事茲解犯來省嚴訊也若確供刀如珍葉在臯等俱直認不諱竊念劉洪度或過於嚴切更忽於防閑幾事不密則害成即其

前諭

必有自取此非自取而何卿論與朕意同

自取死之道今雖首惡羣兇盡已擒獲現在審擬

分別正法鎮沅業已平定而裸黑夥賊猶須多擒

以安良懦臣更差持令箭嚴督官軍務盡根株毋

貽後患料四月內俱可完結此逆案之始末也至

於臣自到任至今威遠新平一帶劫擄時聞原未

寧帖如張義登馬亦鳳等窮兇極惡設法擒拏立

經杖斃數年舊案完結者亦數件其餘命盜不能

結者尚多所以未經奏請

聞者非敢隱諱實不自揣欲將一切惡類盡皆剪除

殊批諭旨

二

至

鄂爾泰

後示以寬仁結以恩惠以圖永遠再達命是誠然

聖聰無奈智短才疎猝難就緒籌畫不周防維不密致

該管地方仍有鎮沅一事惶愧伏地罪無所辭即

聖恩寬宥臣實難以自處惟當盡心措置勉希得宜以

期仰紓前諭已備

聖慮已耳鎮威夷民現已復業無悞耕種鹽課現追獲

四千二百餘兩所少無多可以彌補其府廳縣缺

臣已會商保

題請以高明州知州佟世蔭補授鎮沅知府以師宗

州知州章元佐補授威遠同知以候補舉人宮爾

和勸補授者樂旬新設知縣合併聲明謹具摺具

奏伏乞題來日滿邊文諭勸補授如貴州奏內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共信慎嚴中之此際宜所和當特以圖面商等

覽將事畢即此一以近轉不計對悉望新縣示味

同日又來卷一冊發審辦馬土和善寶局可以以

奏為欽奉庚午兩省大員摺際交界會審乘此順

上諭事竊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摺示等語

上奏廣西泗城土府等事荷蒙不備同日欽發等語

硃批已諭韓良輔矣欽此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韓良

硃批諭旨

至

鄂爾泰

將批輔專札到館內稱茲奉五正年三月初十日韓良  
上諭為黔粵邊境計安全之策不識何日始莅粵境懇  
上諭賜確期并將來應作何措施之處預為指示等語  
表臣隨以現在兩省大員駐劄交界處會審乘此取  
泗城各案卷一併發審檄調土府等質訊可以相  
機行事但泗城一切形勢不能深悉望詳細示知  
表并訂期適中之地約定何時當就教以圖面商等  
望主語覆札去後續於閏三月初五日接奉臣正月二  
表十五日議覆安籠鎮臣蔡成貴條奏摺內

硃批前卿奏泗城土府一事請朕密諭廣西預備之摺

朕便錄與韓良輔諭令準備伊回奏許多識見淺鄙  
之閒論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  
符或其間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伊奏欲親至滇省  
與卿面商朕已有旨命李紱同韓良輔前來卿等可  
將三省交界一切事宜講明齊心料理方於地方有  
益若事不盡悉恐難措辦並有旨若有用兵處粵省  
撫提鎮命卿節制矣卿可悉心籌畫俟伊二人到來  
將此定界大事一併合議具奏欽此臣隨於初七日  
專差札致韓良輔相約於貴州安籠鎮適中地方  
可但現在許多大事要料朕恐少有稽遲處  
面議并先以大意相商畧云兵乃凶器不得已而





實無能為倘潛匿負固亦不易治今伊現駐邊界越境拏人又經貴州署永寧州事蔡維申通詳臣已檄行前委兩省道員傳土府與該署州質訊示以至公并密札蔡成貴勿失機會更諭黔員暗差幹役潛入土境將陋額苛派將來一槩減免出民湯火等語四處散布如此計得行則事不勞而定倘必須用兵查粵西附近黔邊等汛兵力單弱不敷調遣惟田州土司岑應祺奉公守法且曾保薦旌賞堪令帶領土兵前導臣酌派官兵卽委蔡成貴總統擒治雖稍需時日仰賴

天威或亦不難就緒也總俟韓良輔等到日臣看其議是已經朕嚴諭料非先臆矣  
表論量其力智再斟酌畫一慎重料理先此摺陳大  
問槩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滇省錢糧半出鹽課臣自到任後雖極力稽查盡心調劑然一人耳目殊難遍及鹽道一官實最

關緊要荷蒙

聖恩將湖廣糧道劉業長調補該道於去年十月任事迄今已逾半載臣不時接見將一切利弊情形反覆商論劉業長俱能領會俱能料理爲人直爽辦事精細並無瞻顧亦無刻薄據臣愚見不但楊秘不如較李衛似更覺詳慎現在鹽課一事臣可以放心可以省力不勝忻幸附摺奏

聞臣謹

奏

欣悅覽之此人李衛所薦朕未料其能如此

同日又

奏爲報明廠務情形事竊照滇省各廠臣自到任後調劑稽查已逾一載近來畧有頭緒漸次興旺查雍正三年各銀廠缺額銀共一萬三千五百餘兩零今核算雍正四年分各銀廠應完額課銀六萬六千四百餘兩零內據報收過課銀六萬一千四百餘兩較之雍正三年分少缺額銀八千四百九十餘兩又查各銅廠雍正三年分報獲餘息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兩零今核算雍正四年分除完額課銀九千六百二十五兩零外報獲餘息銀四

萬七千兩零較之雍正三年分多獲息銀二萬九千餘兩臣約計各廠將來額課必不虧短餘息或猶可增益再查新歸滇屬之東川府有湯丹普毛三廠出銅頗旺川省舊曾開採臣經委知府黃士傑管理并發銀接濟茲據呈報湯丹廠自去年九月初九日起至今年二月終止除工本食用外辦獲淨息銀五千三百四十餘兩其普毛廠離府遠遠油米馱脚俱貴自去年十一月起至年終止合奏計辦獲銀銅雖已報息五百餘兩尚未至大效現在督令該府竭力調劑此外府屬地方仍有銀銅

出廠三處亦現令採試約算每年廠息即以充東川營兵餉或可以敷用除滇省舊廠應聽撫臣屆期奏銷東川新廠俟陸續報部外所有廠務情形合先關中繕摺奏

聞臣謹食一團冰真豆韻咬吸至署恭對香案望  
麻奏一頁并茶點一團冰真豆韻咬吸至署恭對香案望  
卿料理自然妥協者

恩賞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聖奏為恭謝正辛四月二十日聖濟醫家妙業

聖恩事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臣齋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齋回

欽賜臣

御用冠一頂并茶糕一匣松糕一匣香瓜乾耿餅一匣  
閩酥食一匣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關叩頭謝奏

恩祇領訖敬啓摺扣荷蒙

殊批今歲萬壽節朕不受禮地方事務雖少就緒正資  
料理卿之欲來見朕朕知發乎至誠非具套文之可  
比而朕亦實想卿諸凡外用大臣陛辭朕不忍別至

於落淚者惟卿一人耳況我君臣年紀他日歡聚有

日當權輕重而爲之不必作兒女態可靜心治理地

方今歲不必來欽此臣跪諷數四自念遭逢雖義屬

君臣實恩同父子淚從中來不禁復作兒女態臣有何

言時當內省無論於地方事務稍存苟且稍涉乖

張目視手指罪不容誅但此心少懈卽是悖負神

奏明鑒之生難倖免固未敢僅以清勤自效便稱盡

聖主職與二三庸衆人較優劣也至於當權輕重固事

聖恩理之要樞亦經綸之極則臣務時時身體虛心實

慈力勉步趨雖萬里之外常如親聆

殊批諭旨

五

鄂爾泰

慈訓已耳謹此繕摺恭謝之忱常感餘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 臣謹

奏即望之出 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勞實令至於不  
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實心動覽之朕亦不多諭惟  
秉升誠默祝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量  
精神力量為之第一不可勉強

同日又 奏為恭報豆麥收成分數事竊照閭閻之休戚先卜  
聖主軫念民依慮周遐邇勸農祈穀一本敬誠固應感

召大官何賦不烈靈幸無升風熾合世

天和不遺萬里均叨福蔭者也臣行據雲南布政使常德

壽詳稱雲南等府州縣所屬地方本年豆麥收成  
俱有八九分不等據署貴州布政司事按察使富  
正貴詳稱貴陽等府所屬自春入夏雨水調勻通查  
表各屬收成約有七八九分不等各等情前來相應

奏報再雲南地方春熟既登夏苗尤盛雨澤霑足陰晴惟時親往課農周行郊野望青葱遍經栽插地無隙壤畦無餘秧據父老咸稱年來年不曾種之田畝俱已種完今歲秋收至少亦是十分等語不語而各屬呈報復大約相同臣目擊歡呼情狀將謂大有可期不勝慶幸無任感激合併附

聖懷仰紆只此敷陳豈敢憚費而奏一本並為因懇懇聖懷臣謹率而苗稼之既夏率由乎豐難叫陳非

奏為恭辨豆麥水丸代糶事竊照閩閩之朴如夫小

實慰朕懷今歲春收直省可稱大有近日都中左近雨

水甚屬調勻各省奏報似亦皆然但今夏令或恐有雨水過多之處總在爾奏報入奏後辦理與前年不同日又奏悉行陳燕去其前年之豐暇雲霄計共奏為欽遵然非川刻辦督岳較與前景山亦尚善與聖諭事竊烏蒙鎮雄一案四月二十日接奉三月十二日摺內荷蒙

硃批籌畫甚是妥協令滇黔數處改土歸流新定苗夷正資彈壓烏蒙鎮雄等處擴地甚廣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費當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日後歸

化日久一切如內地一般時再議減撤未爲不可當  
知朕意料理可也欽此四月二十一日接准部咨知  
部覆川陝督臣岳鍾琪特參玩愒一疏於閏三月初七日奉

旨征剿烏蒙搗其巢穴係雲貴官兵奮勇總督鄂爾泰  
調度之功然非川陝總督岳鍾琪將冕山涼山等處  
不法之番夷悉行剿撫去其犄角之勢則雲貴官兵  
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白女迭祿未甲敢於抗拒官  
兵甚屬可惡鄂爾泰屢次差遣祿鼎坤招撫祿萬鍾  
而祿萬鍾不肯就撫及至勢窮力竭又至岳鍾琪軍

前投到欲以巧脫重罪甚屬狡詐部議將祿萬鍾解  
往雲貴質審所議甚是白女迭祿未甲擒獲之時亦  
著解往雲南質審餘依議欽此又部覆岳鍾琪請

旨改土歸流以安邊氓一疏同日奉  
旨隴慶侯向與祿萬鍾勾通作惡今復唆使逃匿法難  
寬宥部議解送雲南審明題結甚是鎮雄地方改土  
爲流卽交與雲南附近管轄欽此臣伏念兩土府情

事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庸再瀆其會審一事總兵劉起  
元永昌道賈擴基等拘齊所轄應解各犯前赴永



寧候同川員會審岳鍾琪荷蒙  
聖諭遵將祿萬鍾隴慶侯等亦發至永寧候審所有已  
到各犯現在陸續勘問茲據詳稱祿萬鍾隴慶侯  
皆童幼無知勢難自主萬鍾母子初欲投獻是實  
實皆由劉建隆內而與白女迭祿未甲陳明哲阿母  
等直等詭計延緩點集夷兵先攻魯甸後敵官軍外  
復勾通鎮雄王之瑜范掌案紐紐巴等設伏劫營  
著擁兵守險并勒令兩土府母子先後逃竄計窮投  
五川現據已審之烏蒙案犯祿萬鍾祿鼎坤汪清  
前劉建隆楊阿台白女迭祿未甲阿母直陳明哲等

鎮雄案犯隴慶侯王之瑜范掌案紐紐巴夏虐水  
胡寶奈八十阿固呂林施額洛澤雷主文胡掌案胡阿  
備王之珏周維蕃王罵拍等悉令三面對質所有  
抗拒官兵勾通作惡唆使逃匿等情皆歷歷供認  
無能隱諱尚有白迫等二十餘人未經到案查白  
迫係倡首抗拒之人前隨祿萬鍾母子投川今亦  
現在催提俟到日再審至於祿萬鍾等逃竄之後  
當經各員查勘土署密令各員四路察訪  
隨據文武各員陸續查明稟報有就近窩頓者有  
遠寄賊巢者有點交川員者有運藏敘府者其就

近窩頓與遠寄賊巢等項差役起出逐件查明令  
鄉保等封貯公所其點交川員與運藏敘府財物  
亦隨檄知川員確查詳報再查烏夷所重有馬蹄  
印五顆凡屬要件必用此為憑記經臣密令駐烏  
之副將郭壽域遊擊張鶴嚴追看庫機固李和尚  
之家搜得馬蹄印一顆夷字冊一本又從夷目知  
智家搜得夷字冊二本皆經飭發譯出查對俟搜  
獲完畢另造清冊繕呈  
御覽其鎮雄所有據川省署事同知杜士秀及副將張  
玉等亦各報有器物等冊并王之瑜等鉛錫貨物

知道了

備旨較之烏蒙則多寡懸殊統容將擬具疏未動

欽件六案并兩府歷年刦殺不結之案一併會審確擬

望隨時招詳到日除將一切輕罪人犯發落開釋外其要

犯祿萬鍾隴慶侯及漢姦惡目人等俟臣赴安籠

與粵撫臣韓良輔等會商事竣當駐劄烏鎮適中

之地一面親審各犯一面料理兩府事宜凡應撫

恤漢夷安插酋目及增設營汛造蓋衙署清理錢

糧編查戶口等事俱為就近詳酌一併具疏請旨

是旨至於烏雄與東川三屬應統設一鎮駐劄烏蒙府鎮

奏雄改州應另設一營距前已

硃批諭旨

臣

鄂爾泰

奏請計援勦左協可以減撤相應移駐外仍須添兵  
蒙而設今兩土府既議設流若將威寧鎮移駐烏  
蒙威寧府改設一營仍將所裁援勦左協兵數歸  
并所有不足再議添設改為威寧烏雄鎮仍隸貴  
州省似更屬妥協臣緣事關重大不敢稍執成見  
料理自然得中具題時自有旨  
合再陳明恭請  
聖訓至新定地方流官最關緊要自應揀調賢員責成  
烏蒙屬滇朕只謂前已有旨是以後未言及昨岳鍾琪  
諭旨烏蒙應歸何省尚未准部咨例難具疏未便

題留一理事同知詳察方知未會期滿記降指屬雲南  
管轄或可於一併委員內揀授或揀調各員卿可於兩省  
內揀選於兩省補員內題補員亦不過觀其言談相貌若  
命部行知以便遵照其餘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費當  
人亦多發來滇命卿試用如此則新舊之缺皆不之員  
矣聖訓慎重料理應費者不可省應省者不可費臣兼軍  
糶批務糧餉之責固不敢少有孟浪也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為 同日又

硃批諭旨  
鄂爾泰

同日又

奏為

聖奏明事竊臣報明鎮沅情形一摺荷蒙

硃批此事未免當日料理不會徹底之所致朕前諭

聖凡改流之處更當留意者正恐有此等復作之虞今

經此一事乃轉禍為祥便地方微員亦自知檢束孰

速肯捨性命而為非也今既就緒朕轉喜此事之發露

命也但傷如許人命未免惻然於懷然亦其自取無奈

聖之舉也題到有旨欽此又摺片

硃批首惡盡獲可快之事當審明嚴懲者欽此臣跪誦

之下仰見我

聖主如天之仁如日之明喜此事之發露轉可就緒則

此事之外猶有未及發露者更敢不留意伏念鎮

沅改流臣原無暇不曾料理徹底若經此一事再不徹

底料理仍復苟安恐威遠普洱元江新平之間終

難以寧帖將裨半屬庸才不知遠計見事已就緒

臣愈加嚴切并且及其餘因循習重俱有難色臣惟

當及此努力且先猛後寬時防復作之虞以期仰紓

天之恩若容寬時得有可寬之時乃爾我君臣之大福

聖慮已耳茲解到兇犯二百餘人業經司道審訊據刀如

珍等各供造意謀叛劫帑殺官并漢民衙役人等

天 上

硃批諭旨

空

鄂爾泰

聖祖鑒之含淚筆

原欲勾連威遠者樂甸諸夷日重為土官不聽設  
流轄制因者樂甸舊土官刀聯斗威遠大頭目等  
不肯從逆各經拒絕遂聚眾據險希圖招安後見  
官兵進剿不肯招撫首惡等四路燒殺脅從千餘  
人分把隘口兩次拒敵打仗各情由俱各供認情  
實緣在軍營夾訊受傷旋報在監身故者計有七  
名內刀如珍等亦報負傷沉重臣恐首惡或再瘳  
斃不能明正厥辜即於四月二十六日弔提刀如  
聖主珍刀廷貴陶波公刀西明刀西侯陶國貴等六犯  
親加審訊恭請

料理甚是

王命旗牌押赴市曹先行處斬并將同下手殺官已在  
監身故之葉在臯臯首同各首級解發鎮沅懸掛  
示眾訖其餘各犯內必不可留者仍有三十餘犯  
可疎現併親審分別定擬具而論多寡此等處須用廣  
人皆題請一命耳不可就數目而論多寡此等處須用廣  
大識見料理者有如何自懲也所有臣等事若  
旨正法發落無奈之舉臣實自傷自懲也所有臣等事若  
不以傷字辨理則不是矣朕亦如是  
叛逆首惡正法緣由理合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 臣謹

聖主睿鑒 臣謹

奏

硃批諭旨

卷七

鄂爾泰

覽奏

聖主同日又

奏爲報明泗城情形事竊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臣具

奏泗城土府一摺已將專差札致粵撫臣韓良輔約至安籠鎮地方會商等情陳明在案自差役去後臣隨密札黔省提鎮及附近文武各員或囑偵探或令計誘各與細商相機策應據署永寧州蔡維申詳稱泗城土府岑映宸差有土役十餘人各執器械越境拏人隨經臣一面令蔡維申將土役等

拏下一面批發貴西道吳應龍并將兩省邊界如土備泗城西隆等處歷年不結各案一併會審其時普

安知縣瞿鵬佳因泗城土府侵占疆界刦殺不休曾經臣等委同清鎮知縣與泗城土府并泗城同知會勘據瞿鵬佳稟稱該土府會勘之時不惟不肯清所已占并欲吞所未占每日率土衆數千雲集境上故作耀武揚威等語而安籠鎮臣蔡成貴亦報稱泗城土府岑映宸借會勘疆界之名率領土兵四千有餘分割七營於者相地方其伏藏箐中者出沒不常尚不知其數又發銀兩於黔境收

買米石且託辭開挖魚池以爲濠塹之計此種情形必該土府接閱邸鈔預爲整備等語先是提臣楊天縱差役託名往桂林採買藥材路經者相佯言泗城土府因公差人永寧州將差役拏下雲貴總督怒欲執法貴州提督却說永寧州的不是要代他分辯吹入土府之耳土府果差家人李二土目黃璉等至安順府探事知府何經文是一老成之員但恐少粗些此人秉性似與趙向奎相同而趙向奎有詰問具言土府因見了

上諭甚是驚惶具有手稟差到提督處求轉懇雲貴總督何經文答云我們尚沒見鈔你土府如何就知

道了此信恐怕不確回稱土府早知信了現在烏蒙鎮雄俱已改流大勢是箇確信何經文答云旣然如此料你土府不敢抗拒銀錢又無使用處你們土府是甚麼主意回稱土府怎敢違拗只是立定主意繳印罷了何經文答云若果如此我們雲貴總督一定替你土府請祈

天恩賞以冠帶給以養贍若稍有抗拒之意烏蒙鎮雄的樣子是你們曉得的了回稱但得如此就沾恩了小的們就寫稟帖與土府去等語次早土目等又到提臣處投稟提臣亦答以好語去後近據提

鎮各臣又皆探稱土府已連夜陸續撤兵從者相  
退歸行至珉球地方遇泗城協副將王大綬及泗  
城同知劉興第接見相商復駐劄珉球把總李富  
大恩前往珉球稟見王副將據王副將云我來此並  
未見土府帶兵四五千鎗刀礮位等件李富回稱  
自土府正月二十八日到珉球原止隨帶從人數  
百及駐劄者相陸續調兵四五千有餘劄營七座  
鎗刀標桿弩弓礮位都有是卑弁同衆人親眼見  
的王副將云土府出門豈不帶千數人就是他的  
大兵日出門也要帶三四百人這是他土人的規

矩李富回云土府便帶數百人也就招搖了何況  
調兵四五千人王副將云這是人家毀謗他的他

聖天

纔做官一年多些又無人告發他縱有甚麼盜案

屬畏

是他祖父的事他買米千數石原是接濟土人等

語又探得有三百六十寨兵目齊至者相每名各

獻土府銀三十餘兩馬三匹以備使用口稱數百  
年之業一旦壞於今日乃於四月初七日撤營而  
回其鎗礮器械等項盡行帶去所建子營亦皆燒  
燬凡於黔省交界之處該土府各添造卡房安設  
兵丁等情各到臣據臣看得泗城土府地方二千



餘里承襲數百餘年舉動儀從盛於制撫而富饒  
強悍復倍於烏蒙鎮雄且倚貲交結藐視流官夷  
民受其魚肉邊境肆其憑凌皆習爲故常羣不知  
怪若不及此懲創使歸法度日今雖無能爲日後  
必將貽患臣爲封疆大計酌量輕重故於諸土司  
事寧刻無寬不敢稍有隱諱實非敢好事非敢越  
俎以自取嫌怨也今仰賴

聖天子仁威略加震疊遂爾斂踪雖增卡設汛亦不過  
探聽風聲決不敢別施伎倆臣料土府岑映宸必  
當審時度勢繳印獻土必不肯蹈烏雄之覆轍自

取殄滅兵可無用或能了事伏念

聖主於烏蒙之役緣係創舉則

訓以密圖勿令預覺於泗城此舉緣有近事則

明諭用兵懲治著臣調度隨機握要至無定而至有定

聖主臣每熟誦

殊批合參分釋但稍有解悟似皆有成驗臣竊私幸實

卿自料理妥協者朕信得及

不知應如何奮勉也五月初一日接韓良輔郵寄

札云俟甘汝來到粵卽由靖州貴陽安順來滇至

初七日臣前差役回滇據韓良輔覆札見臣手字

已照依檄調將由田州泗城一路至南籠會商甘

汝來李紱聞於閏三月十六日已抵武昌約四月初旬到粵一俟到後伊即起程等語臣擬將鎮沅叛案逐一親審粗定便於本月十六日自省起程前已有諭前赴安籠所有一切事宜統容續

奏先此繕摺據實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 臣謹

附奏

卿斟酌為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黔楚交界地方多係苗夷錯處更有花衣苗一種不論男婦老弱俱以劫擄為生而楚省靖州零溪司所轄之謬沖地方界於兩省姦藪甚多四面高山週遭密箐負固恃險尤稱兇悍與黔省黎平府新轄五開衛之本洞屯接壤頻年劫殺案件甚多前靖州五開每互相推諉今五開歸屬黎平更以隔省藉口每遇強劫重案即差遣兵役前往捕緝亦僅在寨外窺探並不敢深入巢穴以致輾轉遷延賊勢愈熾臣念花苗逞兇何分黔楚俱當協

力擒剿焚巢掃穴以靜邊疆隨咨商黔省撫提二  
臣嚴飭黎平文武官員查明各案一面調遣官兵  
前往剿捕一面移會楚省協力合擒於是調遣黎  
平協中軍守備左垣率領千總趙國珍把總熊占  
魁帶領該協兵丁與黎平知府張廣泗署五開衛  
事孫紹武會同前往又調鎮遠協左營遊擊今委  
署黎平協事韓勳并黃施營千總賈啟俸等各帶  
領兵丁協助於閏三月二十一起程會商楚省  
署靖州協副將事遊擊胡文都司劉策名訂期於  
閏三月二十四日進兵會剿及是日黎明該守備

左垣等自張弩起身由觀音山至木洞屯已經卯  
刻遊擊吳文駐劄培坡塘止著把總領兵前來左  
垣等立即進兵於木洞屯對山直上官兵奮勇爭  
先辰刻臨謬冲寨兇苗放鎗堵禦官兵火礮攻打  
當卽攻開寨子舉火焚燒巢穴殺死苗子一名生  
擒一名并苗婦一口羣苗逃竄至本月二十九日  
黎平知府張廣泗探得兇苗由黃栢屯入後山凹  
中尚有男婦二百餘人未經逃散乃親點健卒與  
左垣分兩隊尋踪追趕約離有五六里賊苗見官  
兵追至暗伏要隘鎗礮亂發兵丁徐國爵著礮傷

腿幸不致命該知府署縣守備千把等身冒火礮督率兵丁努力前進將兇苗殺傷數人并擒放礮傷兵之苗立即梟首衆苗四奔追至日沒該府等於南英坡露處一夜次日仍同往追踪捕勦計連日擒殺兇苗又二十餘人衆已膽落臣看得夷性犬羊種類各別而花苗之惡實不減仲苗謬沖地方雖介在兩省實係靖州所轄前據楚員稱係五開所屬已歸黔省不便越俎爲辭及查謬沖一名扭沖現屬靖州零溪司所轄而五開歸黔冊內並無謬沖扭沖字樣止緣該苗曾典五開衛之木洞

屯軍田二石故每遇事發則狡稱衛屬在兇苗則藉稱異地可肆免脫之謀在員弁亦利其他屬可免疎防之咎不知該苗之耕食於衛地者不過二石之田而其聚族以居爲逋逃淵藪者則在靖屬之謬沖也若黔省亦以地屬楚不便越俎則彼此兩懸兇苗何由撲滅地方何由寧謐故目前所急

者在於擒捕兇苗而清理疆界猶屬事後事也茲福敏甚好居心立志實力秉公皆不必言識見少不及楚省署督臣福敏立意掃除毫無觀望聞遊擊吳

些文已經叅處臣屢准咨移並不敢少後而黎平知府張廣泗以文員而親兵事務期滅此朝食以副

甚屬可嘉具題時疏內應將他好處聲明  
職守殊具心肝諒此花苗或可從此斂戢也容俟  
將爲首兇惡盡行擒獲之日作何處分安插再妥  
酌一切善後事宜會疏請

旨合先據實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此事福敏已奏過未如此詳細

同日又

奏爲銅礦大旺工本不敷懇

恩通那以資調劑事竊照滇省銅廠二八抽課餘銅歸

官採買以供鼓鑄奉有成例查每歲額課銀止九  
千六百二十五兩零每歲所獲餘息銀約一萬七  
八千兩不等計所辦銅斤除供鼓鑄一百餘萬斤  
外多不過二三十萬斤從前收銅工本俱用鑄局  
買銅銀兩辦銅既無多故買銅工本足用臣自去  
聖恩歲抵任後督率清查細心調劑廠務漸有頭緒雍  
正四年分辦獲銅斤餘息銀已四萬七千兩零業  
經買不嫌煩瑣臣自去

奏明在案今歲閏三月以來仰賴

聖主福庇山祇效靈銅礦增盛倍常數十年來所未有

硃批諭旨

二

五

鄂爾泰

聖主卽就現在核算五年分銅斤可辦獲三百數十餘  
奏萬合計應獲餘息銀不下十數萬兩但銅多本少  
收買不敷厥客如有積銅薪米卽難接濟若不早  
爲籌畫臨時更費周章相應懇祈下兩零業  
聖恩俯准於鹽務贏餘銀內酌借五六萬兩發價收銅  
賣價還項一轉移間似於厥務大有裨益再運銷  
之法以速爲利查江浙湖廣辦銅諸省緣採買洋  
銅每至悞運關係鼓鑄匪輕臣前任江蘇深知其  
故若令各省委員齎銀赴滇買銅起運合算銅價  
每百斤九兩二錢加以脚費等項運至漢口運至

鎮江每百斤不過需銀十三兩上下如各省委員  
恐來滇多費雇馱脚稍難卽臣委滇員運赴漢口  
不慶快者殊非人情運赴鎮江令各委員領銅交價所需亦不過此數

但沿路關稅得免抽收始不致賠累不致遲延在  
各省獲銅供鑄克副考成在滇省獲銀充餉無慮  
壅滯以有易無或亦兩益之事也緣係錢糧重務  
是否可行臣未敢冒昧合併陳請伏候

聖主睿鑒

批示遵行臣謹

奏

硃批諭旨

奏

鄂爾泰

有旨諭部議行

同日又

聖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臣酌減鹽價議增薪本一疏部覆奉

旨著臣查明鹽斤內所增銀兩核算明白抵補減價增薪之數定議奏聞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隨檄行司道議詳并傳商鹽道劉業長逐年逐項細加核算查看得滇省鹽政黑白琅雲等九井每年額辦課銀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兩七錢零自雍正元年始至雍正四年止或清查陋規或新開鹽井

或收買沙滷以及辦獲鹽息聚零合總零星節省積餘等項所增銀兩俱按年入於正項額外贏餘冊內共計銀四十萬五千五十一兩四錢七分零此外又有新開之只舊草溪井麗江土井按板抱母恩耕香鹽等井三項共辦出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兩五錢五分五釐零合之歷年正項額外贏餘統計共銀四十七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兩二分六釐零此雲南近年清查鹽稅增銀之總數也至於正項額外贏餘每年所獲雖有贏縮多寡之不齊然逐細清理諒可有增無減但贏餘項下凡可以

必得者俱應定爲正課緣正課分數官有考成贏  
餘虧短例無叅處若不查核定額恐日久弊生或  
不肖之員以多報少蒙蔽侵欺實不可不慮查正  
項贏餘內黑井之新井歲煎鹽一百萬斤可獲銀  
一萬七千兩白井之正額沙滷鹽歲煎一百一十  
五萬九千斤可獲銀一萬二千兩六錢八分又白  
井不幫黑井之加增歲煎鹽二十五萬斤可獲銀  
四千兩額外贏餘內阿陋井之改板井歲煎鹽一  
十四萬一千六百斤可獲銀九百兩六錢四分九  
釐零以上均可必得均應定爲正課再按板抱母

恩耕香鹽等井歲煎鹽四百五十七萬二千六百  
一十八斤計獲課銀二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六  
錢九分原係

題明就近動放新設普威營官兵俸餉之需但井地  
煎出鹽斤運銷賣價均需時日勢不能計月而獲  
而兵餉按季支領復不容遲悞若以本年之課放  
本年之餉不但難以應辦仍須向司庫借支且收  
課放餉俱歸一處辦理設或侵那最易影射亦難  
於稽查應請照各鎮協營事例將普威營兵餉仍  
歸司庫動放該井鹽課令其批解道庫移司充餉



一轉移間庶課餉兩無岐悞其普洱之黑磨井歲辦課銀三百六十三兩五錢零元江府屬之猛野磨舖井歲認課銀二百三兩原

題歸入按板抱母等井項下爲添助創設之費今抱母等井鹽課旣議解道庫則此二小井亦應定爲正課以上各項所有每年造入正項額外贏餘項下今定爲正課銀兩暨按板抱母恩耕香鹽磨黑猛野等井鹽課并只舊草溪井

題請歲增課銀三千八百三兩四錢零共改定正課銀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兩九錢零請自雍正五

奏年爲始統入舊額鹽課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兩七錢零考成實徵冊內

奏報歲計額課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九兩六錢零此外每年多收額外沙滷等項贏餘銀內請

照原

題將一萬九千四兩五錢二分零抵補減價增薪之數每年仍有正項額外贏餘銀六萬一千五百餘兩應照原議留抵銀廠虧缺並應辦地方緊要公事仍於年終造冊報銷如此則章程定而弊端清於課於餉庶均有裨益矣再查麗江土井歲辦課

息銀二千五百餘兩該井出息尚不止此數雲龍井景東井俱尚有隱匿白井沙滷鹽猶可多收按板抱母等井雜費仍可裁減臣與劉業長熟計大約滇省鹽務連正課贏餘合算每年可增至三十萬擬於明歲請將正課再增至二十六萬兩僅留贏餘項下銀四萬兩備辦地方公事亦無不足用除具疏

題覆外合將原委詳細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通盤全是有何可講欣悅嘉賞覽之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卿好麼來往人朕備細訪問知卿精神起居甚好實如獲珍寶之喜但諸凡量力而爲之萬不可過

強

同日又

聖恩事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家奴蒙

硃批諭旨

恩賞給驛馬齎回六月四日

御賜臣丹錠九封貢茶四瓶香囊四匣錦扇四匣扇器

香一盒抵貴州安籠鎮臣隨郊迎至行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啓摺扣跪誦

殊批賞罰非可私冒膺不可得此一事即可為諸改流

之戒此一事實可為諸事敬慎之法則一公則無事

但知此何時而非坦蕩之景真極樂界也

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不是煌煌寶訓動魄驚心臣敢不字字凜體事事反求至於憐臣

恭恩之心恕臣之過期臣以立功勉臣以一誠

上聖如天天不可以言感臣惟有自重自愛勿負

天心之曲成已耳臣弟鄂禮供職二十餘年前經降調

臣嚴札切責伊惶愧無地不敢有飾詞茲蒙

恩諭鄂禮前朕未審其人望悞降調時朕亦忘記名字

昨補用時見其人甚可取卿之祖父必有積德處若

無可取或蹈愆尤朕再無因卿之親戚而瞻顧姑容

也加意教導他卿這弟如何朕觀似在鄂爾奇之上

欽此竊臣弟鄂禮存心忠厚亦頗明晰策勵用之

部司尚可辦事但無卓識難有定力雖為人平易

殊批諭旨

二

全

鄂爾泰

處比鄂爾奇較優然鄂爾奇多偏鄂禮少軟過猶  
甚是甚是公當  
之極昨差江南請訓旨時稍露不及然忠厚存心老成  
不及均未成就臣當不時教導俾各自奮勉以仰  
人也副

聖主任材使器因物付物之至意至臣祖父何敢當積  
德但自高會以來從無臨陣不勇見財苟得臣父  
鄂拜平生耿介義理自持居官四十年祖業之外  
未曾長尺寸通旗所知富寧安尤所親見欽荷  
天語謂臣祖父必有積德處祖父有知且感且泣臣等  
土望若復稍有不肖不獨背負  
殊恩之

上蒼鑒察逆子辱孫類同狗彘其何以見先臣於地下言  
念及此痛淚沾衣臣即無良實有所不敢有所不  
忍也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三四十人來少雖感其地事未必論其宗族  
覽事要林聖烈忠少臣辭數謝轉夏轉亦奏回臣只  
新批洞日又善檢或來喇瑪扶銀衣何臣與亦行多大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於安籠鎮接奉閏三  
殊批諭旨

奏泗城土府等事荷蒙

硃批當令伊等就滇來卿既赴黔亦可但現在許多大事要料理朕恐少有稽遲處韓良輔亦奏聞但他只帶三四十人來少輕忽些此事未必能如此完結欽此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聖主慮終慎始一出萬全之至意竊念土府頑劣不遵法紀雖若與性成要皆未經鈐束未經開導之所致岑映宸聚兵江北以震夷民及一聞逆嚴旨著用兵懲治聽臣調度遂連夜撤回四顧差探是

其心驚膽裂已知無所逃遁故臣於前摺內有兵可無用或能了事等語實緣

聖謨弘遠務在機先已不啻甲兵數萬也臣若不乘機

親往就近急圖聽韓良輔等由靖州路來滇即便可喜可慶之至朕未料如此平完結也雖出朕之逆委商定議亦難調度轉恐事緩智生土府未必遽

出反致勞師動衆續韓良輔接臣密札經由土境

明檄土府隨至安籠岑映宸意在辯訴仍妄希苟全及臣於六月初五日抵鎮映宸遂具詳呈請從

寬越數日始繳印信號紙求免死存祀臣看得泗城土府岑映宸庸妄人也祖籍浙江伊父岑齊岱

貪淫暴虐肆行殺害夷民怨恨已久竟以病故漏網及映宸襲職性既愚頑習仍驕縱業已衆叛親離無人依附茲議革職設流發回浙江安插訪之夷衆並無異詞惟是兄弟親支及使令兵目土目恐不無疑懼臣與韓良輔李紱熟商岑姓繁衍勢不能盡行遷置夷日中良頑不齊亦未便盡行究治遂大張告示歷數土府罪狀其餘宗族槩不波聖鑒累其從前助惡夷目已往免究後犯必誅一面委田州土牧岑映祺先回泗城遍行曉諭復委兩省文武前去查勘錢糧田土革除陋例苛條及十五

六等日大頭目十五人投到臣俱面加開示喻以利害各給賞銀牌立即放歸著各寨傳諭二十五等日土府子一人并親弟七人俱投到叩見內一武舉兩貢生兩監生臣復宣示皇仁懇切開導并喻以流土榮辱之辨勉其努力功名希圖上進各給紬緞銀牌等物伊等皆能解悟感泣領受臣等隨復酌議武舉岑映翰年次居長人亦柔善且曾兩次會試頗見世務懇請聖恩賞給頂帶准其奉祀只令約束岑姓不許干與地方似更可寧帖再既經議設流官營制尤宜周密

殊批諭旨

二

臣

鄂爾泰

不法將來處治亦不難矣

查泗城地方原分內哨外哨內哨屬江南外哨屬江北泗城一協向止駐守泗城其接壤黔苗數百里之地原無一兵防汛故悍目兇獍往往恣肆且西隆州西林縣雖久經改流兩營額兵共止三百名又遠在思恩九土司及土田州泗城土府之外一切軍務俱至柳州提督處請示往返必須兩月每至緩不及事此議有何可講今議劃江分理韓良輔李紱俱深然臣說以為兩益業經臣等會議將割歸黔省江北一帶地方統設一州添知州州同州判等員分治總設一營添兵五百名官弁調撥不須添設統

屬安籠鎮管轄其江南一帶地方應設營汛之處查廣西右江地方倍於左江左江設有一鎮右江亦應設一鎮庶權重兵多可資彈壓可任調度一切營制官弁駐劄汛地并抽撥兵丁等項俱經酌商定議現擬分疏會聖鑒其父

全題所有疏內不能詳載情節相應附摺陳明仰祈

聖鑒至於滇省大事鎮沅久已平靜威遠猥黑業擒獲數十人新平野賊二百餘人業經投誠現在安插烏蒙鎮雄案犯據詳起解赴滇計七月半可到好臣亦可回署此外一切事件臣俱照常料理好並不敢

稍有稽遲合併聲明再臣自抵安籠日與韓良輔  
李紱蔡成貴接見看得韓良輔人甚恂謹心亦誠  
朕亦取他操守小心恐粗武不達所論甚是實但才具微短明決幹濟處少前蒙

硃諭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符或  
其間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欽此茲據臣試探二年

所奏係土府岑齊岱岑映宸劣蹟復不減於其父

自以身任撫提未能整治或不無畏難之意遂致

觀望情則有之至於賄求之弊韓良輔尚不至此

李紱大有才氣微欠平實緣以才自用才適足以

濟偏或任偏為才偏且至於成蔽不能宅心於中

不知著脚於庸遂致長處反是短處殊屬可惜蔡

成貴操守清潔武臣中所難其整頓營伍防備邊

疆俱係實心實事獨以為人質直從無往來儀節

人多厭之臣亦以為然今親歷安籠備細訪問始

知前

奏不無過當處即其竭力圖報處也其泗城同知劉

興第查係

特用之員任同知僅數月土府非所轄及經面詢歷言

土府情狀流官習染無不懇切詳盡質之粵撫二

臣皆稱其廉能臣看此員或可勝泗城知府之任



此人朕記得初看老成人去得細問不實在不然可總  
泗城協副將王大綬經臣面加切責據稟土府頑  
兵才中上劣俱是實情在本省上司處若有一字隱瞞願甘

死罪隣省上司差員查問原不得不少有迴護臣

此人朕以朕記他漢仗精壯試以弓馬嫻熟策勵用之似猶可  
矣亦當奏請調用恩協副將梁名望漢仗可觀人係中材

奇卿之且弓馬庸弱恐不稱邊地臣識見短淺知人甚難  
但凡人實甚與朕意相同者多併據實陳明以

備

聖主採擇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生苗向化請附版圖事竊查黔省各屬邊界多有生苗不納糧賦不受管轄身不到城市心不通王化隨其自便無所不為由來已久臣自長寨之役切

商撫提諸臣并嚴諭各員凡邊界之地無論生苗熟苗時刻留心設法化誨令其自然歸誠無須兵力庶幾邊疆可靖漢夷皆安除長寨一帶地方大小各寨當經安插外其西南各路深巖密箐綿亙百有餘里東南各路亦綿亙百有餘里盡屬生苗

盤踞今長寨初闢安設大營不特附近羣夷安恬  
無事並化外生苗目覩長寨苗戶給米給鹽領牛  
領種安家樂業並無紛擾莫不各思投誠願附內  
地茲准提臣楊天縱據中軍叅將劉成謨稟稱長  
寨後路克猛等處十四寨及廣順定番鎮寧三州  
王外邊界宗地巧馬等八十七寨通共一百零一寨均  
係生苗內有羊腸苗頭班國卿等素皆不服鈐束  
奏今各情願投到轅門領給賞賜分頭化誨生苗隨  
據班國卿等將生苗土官土舍頭人薛琳于起田  
國臣常令薛鷓等二十六名所有一百零一寨共

銀九百零九戶四千三百三十六口盡皆化誨咸願  
歸誠各具戶口清冊又據生苗土舍薛鴻于超韋  
朝甫阿奈等化出生苗四十七寨共三百零五戶  
其四十七寨頭人亦皆來投見現在造具戶口冊  
籍尚未送到提臣楊天縱隨各賞給銀牌花紅等  
物通行安撫又據長寨營叅將官祿稟稱有馬頭  
山填忘箐松把磨茹拉賴翁來把雲白岩冗降遍  
記等三十六寨頭人班國順班國用老亦唐老亦  
令老亦物老亦派阿腊阿鳥阿細阿並等各皆聞  
風嚮化共三百八十九戶情願自認每年止納貢

賦銀兩各具認狀刻木爲憑五月二十九日有廣  
順州生員盧永昌兵頭李茂育等率領各頭人并  
各寨戶口及認糧數目冊到長寨營投誠該叅將  
官祿隨賞給花紅等物各情由到臣查生苗來  
歸應示羈縻以計長久科糧務須從輕戶口定應  
清造夷民半無姓氏名多雷同日後難以稽查現  
在恐有重複復經札致提臣并飭知劉成謨官祿  
等再加查明更定姓名編立保甲彙造清冊以憑  
具報具報各員可口部州又熟土苗土舍籍賦于賦草  
題報部伏念幅員萬里已暨海隅日出區區夷土夷

糧何增毫末而生苗原無統轄任其擾害邊疆卽  
欲行稽查實無從踪跡并欲施撫恤亦無自招安  
今仰賴

聖主聲教所播訖於遐荒卽此化外野夷莫不喁喁內  
然嚮所稱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臣於今日見之矣謹此繕摺奏

聞臣謹

奏

實可欣慶之事從此邊氓得以安枕矣此皆卿忠誠爲  
國之感應朕嘉悅之至題到有旨

硃批諭旨

二

全

鄂爾泰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據實陳明一摺荷

蒙

硃批訓示諄切復蒙見之矣對山辭謝表

頒發

硃批岳鍾琪十二摺到臣臣伏讀累日分繹合參仰窺

我

聖主經正權通萬殊一貫辨公私之隱洞是非之微義

理從心造化在手大公至正四字惟

此二字朕實可以對越

上帝

皇上足以當之此蓋虛明之所生誠敬之所集非可以

襲取得也至於務慎急先慮周善後物無遁情語

無泛字俾竣事之日早定於受

命之初以臣愚鈍知解實難謹據管測條覆以自慶臣

等之遭逢并以志私心之奮勉敬陳於左

一正月二十九日二摺臣看岳鍾琪委員提審於

前遣兵應援於後預謀安撫先防擾累知祿鼎坤

之狡猾恐其潛踞滋蔓皆伊歷練慎重處其委員

并未入烏援兵並未露面岳鍾琪實遠不及知至

於祿萬鍾既參且請赴敘府親理止欲改土歸結

硃批諭旨

九

鄂爾泰

不將參案委審則不無姑息伏讀上諭如土疆辭  
硃批於委員審理未免遷延等語則以前案亦要審明  
方是於將祿萬鍾題參改流等語則以仍嚴解送  
鄂爾泰處以便合一歸結改歸雲南於祿鼎坤狡  
猾內應等語則以未必有此舉寧可防其意外臣  
初讀傾折再讀抃舞知烏蒙之事如此輕易完結  
命之者實

聖謨之默運有以順應而曲成臣即急亦不能即深知  
此語朕有深意不可在言句上會灼見亦不能乃據岳鍾琪之奏蒙要賜臣功之  
旨伊稱深服臣益難以自安矣至稱天全二土司罪

惡多端既經訪確自應懲治若身為大臣而貪其  
小利明知貽害而不計遠圖罪不容誅終難漏網  
但知料理難知斟酌更難臣等當凡百熟慮舉一  
詳推可也

一二月十二日二摺臣看摺內大意烏夷既傾心  
歸附川員業經安撫而雲貴兵馬乃深入大關以  
致傷亡官兵似屬自取及編查戶口已逐一安置  
而雲貴官兵尚駐劄烏蒙之內更似多事又烏蒙  
鎮雄既先後具呈情願繳印獻土一併帶至敘州  
府酌議安置是雲貴原無容攙越並不用臣會辦

也伏讀

殊批總在雲貴畫一歸結好看此光景若咨文會商則  
事情了然有何神鑒  
將來彼此必有不便處

聖鑒如神臣惟當自慎至於嚴飭官弁毋得貪小利以  
悞事比引從前率皆少示威而終止水火之譬實  
切驚心委用得人誰能過信臣前蒙

殊諭不敢暫忘大抵才智之弊莫大於邀功庸鄙之私

莫甚於貪利懲斯二者則何念非公何事非實凡

屬臣工皆當交相惕勵者也其嚴捕姦民逃人臣

已密檄通飭懸立賞格如拏獲董起弼等各給銀  
董起弼光景不在內地矣

然正可借此稽查匪類

三百兩職官記功仍當不時留心并設法究問

一二月二十二日二摺臣看摺內岳鍾琪以兩土

府俱幼穉無知請原情畧法將公用銀兩於四川

省城置買房屋莊田分給安插情詞懇切臣查兩

土府各有貲財即便安插亦不須動公用且祿萬

鍾兩次叅案又何以了結伏讀

殊批以此二事宜於雲貴歸結前已有諭雲貴四川皆

與其故土相近內省安置或京師山西河南等處

相宜則知川省之不可留而黨羽勾連之或能貽

患也以各案明白後自然從寬發落則知漢姦惡

目之并應究治而先寬土府之未便明告也以冕  
山普雄得以成功奪其屏障所以從容就緒則知  
二事之完結亦岳鍾琪先事之功並非臣力之自  
能料理也三復紬繹敬念

睿慮周詳並曲全臣愚至意安得不感切忻幸而  
訓諭諄懇反覆誥誡者總不外勤撫馭嚴勒索數事  
至仁如天萬物一視於此而敢不凜慎是自殘同類矣  
其烏蒙大關壘所有藏蓄等項三省所共知臣前  
委員會勘業經川員查點封貯云不必再查亦不  
告知件數後聞有歸滇之信復因臣嚴飭兼委文

武遍查始陸續詳報今已四處查清現在造册伏

奏請

硃批以此細事不必細究臣正恐不肖員弁以為細事

亦使得但恐無知之人妄生議論耳查

明自有料理旨遵行斷不可避怨市恩令一二人獲利也

共三月初九二十五等日三摺臣看岳鍾琪自蒙

硃諭後仰體

聖主大公至正之心凜遵歸併管轄之

旨一切咨札並無嫌猜俾臣得盡力料理漸有頭緒此

岳鍾琪但少有人我心不淨即伊之赤忠應服伊之虛公也至謂臣出其不意

硃批諭旨

二

六三

鄂爾泰

發兵搗巢不知土府之役臣實明示以意使夷酋  
先自度量雲貴能否攻剿烏鎮能否拒敵然後速  
我進路留伊去路故智窮勢迫相率投川臣前密  
札劉起元張玉等已明言之是臣初意原不在構  
兵祿萬鍾等徒自取禍耳今事已底定善後須周  
伏讀不可因歸併雲貴應辦者推諉總賴二卿悉心籌  
殊批不可因歸併雲貴應辦者推諉總賴二卿悉心籌  
新畫  
褒嘉逾分悚仄倍常若復稍蓄私心其誰能逃  
洞鑒義應報

國。實。則。所。以。自。為。矣。其。九。姓。土。司。覆。摺。欽。奉。

聖訓以未有盡行改流之理以如易改之處必不敢為  
大不法之事以向來安分土官便情願具呈改流

者亦當不聽慰留之臣跪誦至此實不禁起舞益  
因岳鍾琪少露錯會朕意之景所以有此諭亦自然應  
信大公至正四字非臣等之私言天下後世無賢  
當之理  
愚善惡皆應感頌我

皇上而無異論者也

念閏三月十一日三摺據岳鍾琪具覆張玉情詞

似屬可用之員臣前所委員以無可奈何之意

奏係就事言事並未審其人在張玉等彼時以事屬



奏川省臣不過協辦料未便破面續經臣通咨嚴飭  
遂復悔懼并明告滇省委員以無可奈何之意竊  
念習染難除何止張玉一人總緣庸人鄙見且以  
迴護本省爲義氣而不知耽遲公務之大爲悖負  
也土府安插內地卽屬格外

洪仁此邊境久遠之謀亦酋長身家之計事情明白後

臣當定議請

旨其大關冊籍等事臣已詳前摺無庸再瀆

臣謹按以人事君者人臣之大義凡屬備位皆應  
惜材況陝督臣岳鍾琪效命邊塞有功

國家捫心自揣能如伊者何事若或不知愛敬稍有  
嫉嫌卽是顯背

君父膜視封疆岳鍾琪臣多不及卽便互有短長亦必  
此不待卿言朕知卿肺腑之主也  
不當少存嗔怪也各盡各心公辦公事敬體

慈訓并摠愚誠謹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恩奏命親親齋回

覽

表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硃批諭旨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七月二十日臣齋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齋回

御賜臣珊瑚珠一盤記事摺一袋法瑯匙箸餅盒一副

鼻煙洋器一具蓮心茶一瓶佛手柑一簍抵滇臣

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啓摺扣荷蒙

殊批朕躬甚安每歲夏令便覺少有不爽總不似今年

甚好卿好麼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

勞實令至於不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實心動覽  
之朕亦不多論惟秉一誠默祝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量

精神力量爲之第一不可勉強欽此臣跪捧卒讀感

痛失聲妻子驚看莫知所以伏念我

聖主萬幾就理直若行所無事猶復日

御勤政殿雖溽暑不少輟旣辦理一切又

命諸臣呈件代辦自強不息純亦不已天下萬世有

至尊而勤勞如此者乎

殊批諭旨

二

六

鄂爾泰

上蒼厚土謹使吹此清平

聖祖神明實鑒精誠用申保佑在

聖躬之康強逢吉固所自得而內外大小臣工皆當知  
聖主感知奮自訟自慚者也惟血氣具存心肝不昧身

膺

殊知異數秩晉八階廕叨四品儒臣之榮至於斯極卽

聖脈脈使竭蹙效命已難酬萬一乃屢荷

聖慈獎許至此期望至此愛養至此矜憐至此臣不但  
念及身家實同狗彘便私有性命亦難欺鬼神敬  
繕及此涕淚盈襟此生此世卽欲作報實心博覽

恩人且無能自了又何敢墮落故自受事迄今惟思勤

奏以補拙曉起夜眠鉅細皆親理而同官屬吏謂臣

望主羸瘦時有勸詞殊不知盡得一分力斯安得一分

望恩心心之所安卽是樂境強弱論形達人所誠臣今

奏且精神健旺疾病全消無所云勞漸能就逸懇祈

聖恩母爲萬里遠近慮也至於錫福自臨

天求福由已上有

皇天眷命

萬壽無疆之旨正畏平安收意於奉

主斯下有天壽平格保乂自許再引自快無憾

殊批諭旨

二

七

鄂爾泰

王家之臣臣實非倫當求自信再臣自赴滇黔連生二  
萬壽子今已有五男平安如意欽奉

御書命

聖心卽由日土

天心臣惟當自為承受地耳不揣冒昧瑣細陳

奏恭謝輒對聖恩全前無愧云後漸消瘴瘴懸流

聖恩伏乞 聖祖安門具樂與的歸備演道入祀端引今

聖主慈鑒臣謹 謹情不朕盡言一公六慎安持一衣

奏以辭出報城外郊東聯音賦世高同官國吏聞

覽卿奏謝朕甚為欣悅前朕之祝願實佳大光明中出

於一時至誠之筆今多子之願既應其他  
上蒼必賜如意也朕實欣幸焉

同日又

奏為敬陳水利以備

採擇事竊江南水利一事屢荷

聖心眷注諄懇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所屬水利曾悉心

諮訪畧知大要原擬將此項經費籌畫預定然後

詳請督撫隨其輕重緩急次第舉行及奉

聖恩超擢來滇事雖已寢心未暫忘前閱邸鈔知蒙

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感且奮適值撫臣陳

殊批諭旨

二

矣

鄂爾泰

聖主時夏之母奉

命就養臣隨寓書陳時夏畧云疏濬河渠

特賜帑金以資調度不勝懽慶蘇松常鎮就近之地料已留心查勘而江寧爲省會之區域池尤宜亟講郡治內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四至可通獨以日久湮塞若尋源開濬實於民有濟揚州所重全賴五塘久屬豪強擅廢諸閘淤河作田因占數百里之官塘遂荒數十萬之民產至今少旱卽歉多水又淹若將故閘仍舊復造五塘之水一蓄所費不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須不畏強禦方克

有成故雖有賢守令往往中途遂阻由一郡類推大概準此卽勢不能搖又或造爲別論使必不可行此不欲開河之通弊不可不留意也至高寶一帶稍遭水漲卽爲民害應設良法爲久長之計等語去後復屢讀

聖諭剴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著問揚州府在京官員其覆奏亦甚詳明仰見

聖慮所周無微不至私實不自禁更蒙

聖主著臣胞弟鄂禮同往協辦誠恐鄂禮才具少軟設

殊批諭旨

二

允

鄂爾泰

遇有議論異同不能決斷除詳細札囑外謹據臣  
所見冒昧陳

奏按劉河白茆二處奉

旨開濬此誠湖海二區之脈絡江浙六郡之要津查康熙九年巡撫張祐開濬劉河二十年巡撫慕天顏開濬白茆等河其時相去未遠皆有志可考有跡可循自能仰體

聖諭至於江寧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於郡城內外交資其利甚溥但久不疏濬卽疏濬亦屬

故事故河道雖存僅於夏秋水大時暫通舟楫是享其利者正復無幾若不及今大加疏濬日就堙廢勢難清理至於揚州之五塘雖侵占已久而故址皆在但能不畏勢豪修治甚易裨益實多由揚州之邵伯高郵寶應以直達淮安此一帶地方稍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將不堪若開濬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綿亙三百餘里往往淮黃及湖時滙聚宣洩甚難雖設閘已多而一旦水勢驟急輒橫行汎濫多被衝決須沿途相度別分支河出水迅駛常就安瀾如此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定而

江北之水患息矣至於高家堰爲三郡之保障及  
淮北各州縣皆逼河王自有河臣坐鎮不時督修  
又非獨水利所關無俟臣瀆江南自劉河白茆之  
外其爲南北之要津者莫如鎮江之漕河在丹徒  
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陽界者九十里地勢如建瓴  
雖有京口呂城奔牛諸閘藉以蓄水一至冬月漕  
河水淺輓運艱難每年挑濬隨濬隨淤歲以爲常  
皆由河身淺狹及挑濬時又復苟且爲一時之計  
所挑淤泥堆積兩岸就近之處及大雨淋漓仍復  
衝卸入河且水淺之時漕船旣不能行橫截河內

阻絕民船無由飛渡以致起岸盤壩行旅艱苦公  
私交困此又江南河渠大弊亦不獨水利所關也  
臣查此地實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  
而向例每歲挑濬獨責之丹陽是丹陽之民獨受  
其累更有姦胥蠹役地棍等人得以借名灑派脚  
役車夫驢戶等人得以勒索高價而兩頭來船又  
得以卸裝另載凡此姦徒皆因以爲利故樂其堵  
塞不樂其疏通於是勾串夫役原不肯實力疏濬  
使就深濶又且賄囑漕船舵工水手故意排擠不  
留餘隙甚至多用小船填塞河縫以絕其往來行

人到此忍氣吞聲不得不舍舟而陸臣深察其弊  
曾經親勘嚴飭雖於雍正二年間料估工費中公  
疏濬然猶未能如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比丹陽  
之練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常使流注無窮不  
須復濬庶爲一勞永逸之計至於各郡州縣之內  
外城河并各鎮市之河每被勢豪侵占或填砌狹  
小或全行堵塞尤可痛恨應嚴飭有司盡行疏通  
不得少有徇庇如仍前因循不卽挑濬清理者一  
經察出官叅吏處勢豪之家從重治罪其各支河  
港瀆塘浦名類不一所在多有據廣督臣孔毓珣

所奏各開各瀆各鎮市之河皆就所經歷一處而  
言實不止此凡可裨益地方者應悉令查報酌量  
經理但河路甚多若必盡待帑金勢難遍給臣竊  
斟酌條例凡挑濬官河者一切工費取給公帑其  
挑濬城河及鎮市之河者則通計河身丈尺俾瀕  
河兩岸居民每戶照其基址各浚其半其在巷內  
不臨河者量爲協助深淺寬窄各有定程鰥寡孤  
獨悉予優免至其間隙之地並無民居以及未挑  
之前先須築壩戽水及挑之日或須拆屋砌岸凡  
此等工費公同確估勸令紳衿富戶典賈磋商量



力捐輸毋許勒派其各支河關係民田者高田挑  
濬借水之利低田圩岸驅水之害皆勸令通計合  
商彼此交濟是官爲經營民受惠益勢豪姦蠹不  
敢阻撓且自費者仍以自給凡有田之業主種田  
之佃戶皆無不踴躍樂從而爲利斯溥矣再城外  
運泥之法務令遠置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城  
內運泥之法則暫令積之有障隔之空地俟水通  
日雇船運至城外亦置於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  
主總須倡率有方調度有法一切因時度勢之用  
惟恃乎其人又非詎言之所能盡也臣自任江南

私心耿耿適蒙  
聖主軫念及此實千載一時故不揣愚昧越職陳申  
聖奏伏乞  
聖主睿鑒又  
採擇施行臣謹  
此奏可嘉之至已有旨矣

同日又

備奏爲報明開墾田地并查出隱射田主仰祈  
睿鑒事竊照各省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

睿聖報奉有谷尚存何墾之數難及詳與此宜自墾自  
諭旨著爲定例其無主影射田土應清查抵補屯軍丁  
銀經署撫臣楊名時具

題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自上年二月到任後卽通行各屬  
糾糾勸民開墾并查影射田土抵補丁銀凡接見屬員  
墾時復又諄諄告誡務期留心查勸實力奉行以副  
聖天子富民阜俗之至意嗣據昆明羅次尋甸河陽彌  
聖勒雲南騰越等州縣并廣南蒙化二府陸續申報  
勸墾過民賦荒旱田地共四千七百五十三畝零

該夏稅本折麥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五合本折米

田百二十石二斗七升四合條編銀七十壹兩四

錢四分又羅次雲南定邊三縣勸墾過屯官馬料

荒旱田地共一千三百八十二畝零該夏稅本折

麥三石二斗二升六合秋糧本折米三十五石五

斗六升五合條編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俱雍正

四年分之事業經署撫臣楊名時與臣會疏具

題報訖又晉寧呈貢昆陽嵩明宜良富民彌勒趙州

等州縣申報查出欺隱并自首抵補軍丁民賦田

地一千九百二十九畝零稅糧折徵條編二項共

徵銀五十三兩零景東府夷民自首抵補軍丁未  
載全書額外田四百五十六段稅糧折徵差發三  
項共徵銀一百四十三兩零按田畝論段係土夷  
舊例尚未及清查畝數又昆明祿豐晉寧呈貢昆  
陽易門嵩明宜良羅次富民雲南趙州浪穹保山  
騰越蒙化定遠等府州縣查出欺隱并自首抵補  
軍丁屯官馬料田地共九千二十四畝零稅糧折  
徵條編二項共徵銀五百四兩零均於雍正四年  
田地糧銀項下徵收造報俟各府州縣清查抵補  
丁銀於下年奏

正合本冊米

奏銷冊內造報近又據陸涼州查出影射田七千五  
百六十七畝零地八百四十二畝自首新墾田七  
千二百五十七畝零地八千六百五十八畝易門  
縣清出民賦沐莊隱墾田六百六十二畝零路南  
州民自首隱匿叛產田二十七畝零通海縣清出  
自首屯田二千七百二十七畝零民田三十四畝  
五分寧州查出自首影射民賦田一千五百九十  
四畝零保山縣民自首田二百五十七畝七分屯  
田八畝賓川州查出影射地九十四畝二分  
田六百二十畝宜良縣查出影射田七千五百七

十六畝地八千八百七十八畝以上各田地糧條或應歸入正額或應攤抵丁銀現在行令查明分別科則造冊申報又陸涼州向有臣標馬廠一項坐落海子內雖例係夏秋季牧放馬匹冬季收攔然牧放時甚少因附近居民侵占告爭前督臣高其倬委千總劉起賢查丈招民開墾科租給與老丁然所收無幾現已無存臣自到任卽委新興州知州今准補開化府同知吳士鯤嗣復行令現任陸涼州知州祖良範查造地畝分別科則內有變價新墾浮多一項係借新墾爲名私自占種又

祭需一項田地被貢生趙世基以教讀爲由父子相傳私自收租又有無糧田一項亦係私種此三項並無錢糧雖非馬廠皆係欺隱故均照馬廠科租又魚箔一項原係築箔捕魚辦課因阻水道常聞淹沒民田百姓控告將箔拆去量撥海子餘地幫補辦課今馬廠盡行招墾魚課應行開除至旱馬廠六區亦係官地查其土宜可以種蕎今據祖良範開報查出田地數目原任新興州知州吳士鯤造報地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畝三分零祖良範到任後查出地三千三畝零分三釐零內有未領

荒地四百三十二畝六分零俟有人承領科租查出旱馬廐地五千二百七十五畝七分四釐田四百二十六畝八分零以上實種田地通共三萬九千八百三十四畝三分零應徵大小麥蕎穀京斗租三千四十石九斗八升零現在飭令造冊詳送題報歸公又蒙自縣有臨元鎮馬場始而有二報墾納糧之事及遠近居民漸次開墾有稱祖遺民田與叛產者有稱報墾與各祠廟香火田者率皆糧少田多各自隱占臣訪聞確實於今春檄委廣通縣知縣郭倫通海縣知縣顧濟美前往逐一清

賦除有糧田四千六百四十一畝零有糧地四百零二十五畝零共丈出隱占熟田二萬三百五十五畝零熟地三萬八百二十六畝零現在行催冊報又麗江府民報首田畝據該府元展成稟稱約有田三萬餘畝現在清查冊報即於明歲科租統應奏俟查明造冊到日會疏

望題報所有勸令開墾查出影射田地通共一十三萬八千餘畝外夷民自首田四百五十六段合先具

摺奏

聞再滇省文武衙門大半各有官莊墾業經密查并檄

閣再飭各員據實開報現已悉夫畧俟各屬報齊行令  
藩司造冊詳

題歸公合并聲明伏乞首田四百五十六畝合式具  
聖主睿鑒臣謹令開墾查出漫根田畝並共一十三萬  
奏

可嘉之至四字皆屬多諭查冊詳明伏乞聖主睿鑒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七月二十日

頒到陞任廣南府經歷吳啓文一摺荷蒙

硃批吳啓文條奏此一摺朕不達卿可酌量斟酌別為之

欽此臣看摺內所稱廣南府土同知儂鵬及儂繩

英妻撫幼嚴氏并土目陸順達陸尚安父子等情

事臣自到任後即經訪聞隨密飭各員各就所知

密稟當據糧儲道張允隨廣南府知府潘允敏等

據實呈稟在案查該土同知儂鵬係儂智高之後

從吳逆作亂受其偽職及

王師平逆儂鵬投順給以世襲並承其始從逆四川時

曾經搶擄遵義府民間女子濮氏為妾後奉文稽

查發回原籍嫁與張大為妻及儂鵬身故無嗣鵬

妻祿氏聽信土目龔勝等捏稱濮氏原係懷孕而去遂將濮氏并其後夫張夫之子接回認爲儂氏王爾之子改名儂繩英冒龔世職後因不法擬絞未議削土繩英妻嚴氏遂濫膺撫幼管理土承事自此土官權柄俱歸土目其四大頭曰曰內甲曰總管曰板欄曰內兵此四目把持線索任意指揮四目中內甲又最權重凡調撥土兵發縱指使皆係內甲舊時內甲俱儂氏族入選用康熙三十五六年有陸尚賢與儂克昌爭此內甲刦殺連年官兵攻板欄不勝後設計招撫陸尚賢出降守備乘間擊

之事得稍息而儂陸之仇至今不解陸尚賢是現今板欄陸順達之姪輩始則陸順達誘出尚賢繼而尚賢死後順達與其子陸尚安等互相濟惡更甚於尚賢官府傳喚從不入城卽偶至城外稟事言與亦必四路埋伏勢若臨敵其於村中恃強占奪不遂其意便肆燒搶伊旣盤踞險遠瘴惡之處急則竟入粵陵藏匿無從追踪曾於五十六七年間各頭目遍起土兵圍城幾陷攻殺相尋逐年皆有近雖稍知斂戢不敢猖狂然兇惡難化終爲後患聖主念土官無權權在土目而土目巢穴又逼近陵粵

緣粵夷未靖陵夷有事若不籌畫萬全相機而動  
卽剪除土官亦難以善後先經大張告示明書陸  
順達陸魯陸尚平陸尚安等名曉以改過從寬怙  
惡必戮大意復切諭廣南文武明示寬縱密計擒  
拏續奉清查邊界酌設遊巡之數  
旨現議於廣南要隘駐劄官兵更替防汛且泗城既定  
粵夷喪膽料不敢助惡一俟陵阻事定便當勦撫  
兼行漢夷並用務擒其渠魁收其土地爲一勞永  
逸之計凡臣屢次札檄皆該經歷所知聞故其言  
之確鑿也至於該土丞徵取屬夷錢穀名曰年例

每年約得六千餘兩色係七成上下實計紋銀四  
千餘兩與吳啓文所稱八成吹絲銀五六千兩不  
同帶等之數亦大概相符此外復不時需索夫役牲畜  
帶稍不如意則箠楚拘囚無所不至皆有不願服土  
官軍司管轄之望統俟擒獲陸尚安父子時一面參革  
奏土職盡歸流管轄將向所入年例再疏請

聖恩酌爲減少以恤邊夷其餘盡歸公帑銀米各半輸  
入數納庶按緒就理一舉可成而廣南邊境得以寧謐  
費此矣謹備細陳覆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殊批諭旨

二

一草

鄂爾泰



聖奏睿鑒

覽此奏朕明悉矣次第緩爲之卿自有斟酌道理朕意凡煙瘴之地改流極宜詳慎

聖恩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查雲南提督臣郝玉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奉

旨帶兵前往中甸雍正二年二月又奉

旨帶兵赴察木多應援西藏查拏逆黨在中甸起程時值大雪封山水冷草枯前督臣高其倬會商署撫臣楊名時每兵借給一年餉銀至雍正三年九月

提督臣郝玉麟遵

旨查看裡塘巴塘地界一路回署仍酌留兵丁五百名

駐劄察木多彈壓地方至雍正四年十二月奉

旨撤回當自中甸進察木多時緣奉有作速前進之

諭旨口內營馬檄調不及提臣郝玉麟將現在馬匹搭

配分給兵丁馱載不敷之馬雇覓夷馬給兵馱載

每匹發銀一十三兩雪深冰厚番民之馬倒斃甚

多又經重複雇募以致各兵多有賠累及抵察木

多存營之馬復遣差遊巡逆賊羅卜藏丹津所屬

地方招撫南稱巴卡等五十七處番民所到各地

方俱崇山峻嶺積雪數尺而營馬倒斃殆盡迨至  
撤師馱馬所存無幾復又雇募由巴塘裡塘草地  
跟隨查勘地界進口只在管理糧餉官處每兵權  
借銀八兩給付自行雇覓馱載查康熙五十九年  
出征西藏兵丁回師馱載於管理糧餉官處每兵  
借支銀二十一兩有零察木多係進藏一半路程  
每兵借銀八兩未及前次一半又各兵借支過年  
及回師盤費前後通算除病故廢疾兵丁外現在  
馬步兵丁共借支過銀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兩  
零今雖議定作一十二季除還但照數分扣各兵

所支者無幾難資養贍據各兵聯名懇訴情詞迫  
切准提督臣郝玉麟咨會前來臣查康熙五十九  
年兵丁進征西藏時除照例支給鹽菜口糧給與  
馱載馬匹並折給五個月裹帶口糧每石折銀四  
十兩七錢製辦一切行裝費用於司庫內每兵借  
支半年餉銀與在藏借支之項後蒙量予減免以  
恩旨俱准豁免又節次護解糧餉兵丁每名賞銀十兩  
又給與馱載兵三馬每匹折銀四十兩亦經不  
奏銷在案各兵往察木多擒拏逆黨援剿各路雖與  
進藏兵丁有間然比護糧解餉亦頗效勤勞出口

之日每兵賞銀四兩口糧馬匹並未折給又未領  
支草料僅此口糧鹽菜實不敷用適提臣在省  
詳細詢問伊復備言形狀若照五年扣完恐仍不  
恩旨免艱窘相應據實請  
旨准以六年扣完庶兵丁不致苦累至於量子減免以  
示優恤此出

聖主特恩非臣所敢置議也謹繕摺  
奏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甚是朕欣悅覽之卿若不奏此事幾乎疎忽已有  
旨矣加恩優恤原朕之本意也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